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十二

豫章　[illegible]强父著

弟　[illegible]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鼎揚父較

馭夷篇下

國朝馭夷

高皇帝受命廓清四海東南底定元年命太師北伐既克燕都元主遁出塞居開平葢自是百餘年腥羶之氣汎掃無餘而堯禹舊服始大歸一統矣然遺

孽黨居沙漠、離合嘯聚、叛服靡常。明年、進克開平、元主奔應昌、三年、元主殂、我師復克應昌、獲天子璽寶圭冊、并其孫買的理八刺、及后妃諸王以來、而太子愛猷識理達刺脫身遁、於是追謚故元主爲順帝、以順天命北避故也、封買的里八刺爲崇禮侯、而愛猷自帝於虜中、五年春、命大將軍遂出大同趨河林、征西將軍勝出臨洮、攻甘肅、征虜將軍文忠出北平、攻上都、分道出擊胡、大將軍以遇阻、完師還、勝取甘肅、文忠擣應昌、馳薄土刺河、戰疾力窮、騁海而還、

父之遺崇禮侯北歸時愛猷識次子脫古思帖木兒
立丞相驢兒哈剌章蠻子及國公脫火赤平章乃兒
不花等數寇塞十四年大將軍達率諸將討之至北
河襲灰山大克獲而返而納哈出猶據金山寇遼東
納哈出者元木華黎裔孫也大將軍克燕時獲之
上待之如子然居恒不樂遣之歸吶哈出因聚衆至
二十萬輜畜饒於虜王宋國公勝率諸將往繫之抵
金山招諭弗聽進兵逼其營納哈出遣使陽納款覘
我師勝遣承昌侯玉往受降納哈出見玉至喜與飲

酒歡甚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君服此我乃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不飲爭之急納哈出怒取酒澆地顧左右咄咄語欲脫去時鄭國公常茂爲輔行茂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納哈出牽其臂不得去遂擁以來時納哈出所部將士尚二十餘萬在松花江北聞之大驚潰勝急遣降者觀童前往諭降其衆而還遂班師納哈出至都下封海西侯二十一年永昌侯玉充大將軍出大寧北擊虜進抵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兒在捕魚海兼程進去海四

丁里而還不見虜欲還副將王弼曰吾等提十萬深入虜地勞費甚而不見虜自還何所辭手見 上乎玉乃令諸軍穴地而爨毋令虜見煙火乘夜疾抵海乃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里亟薄之會大風揚沙晝晦虜不意我師猝至則大驚慝與其太子天保奴從十餘騎跳身遁玉追之不及獲其小子地保奴等及妃主官屬輜重而還脫古思帖木兒既遁兒欲往和林依丞相咬住行至土剌河為其臣也速迭兒襲殺部落潰散餘黨捏怯來等尋聽招諭以衆降於

是虜益衰終　高皇帝世脅息遠遁不敢大爲寇
邊　上亦大建諸王藩北邊　璽書時下惟詰戎制
虜爲務虜自脫古思後諸大臣立坤帖木爲可汗猛
哥帖木兒爲尾刺王　建文三年坤帖木兒死鬼力
赤立爲可汗乃去國號復稱韃靼獨所部大酋猶稱
稍仍漢官名　永樂初　上書諭鬼赤力可汗令通
好不報四年復以書　諭之亦不報久之鬼赤力以
非元裔衆不附而弑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順
帝後本雅失里而北立爲可汗而先時其強臣猛哥

帖木兒者據尾剌死臣衆分爲三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不肯與可汗朝貢因上表貢珍異請封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復　遣給事中郭驥使可汗　諭通好虜殺驥不報　上遣淇國公福統五將軍出塞擊之　諭福曰本雅失理逆天道竊信使故命爾徂征爾必戒之出開平而北卽不見虜必時時如對敵日夜嚴斥堠卽遇虜設奇奮擊切輕敵不得便卽止毋爲虜所紿福出塞率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游兵擊敗之遂乘

勝渡河獲虜尚書一人飲之酒問可汗安在尚書言可汗聞大軍至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喜曰可疾馳擊擒此虜失時大軍未集諸將皆以爲此詐我不可信不聽令虜尚書爲鄉導徑前薄虜營虜佯敗欲致我令深入福銳意乘之安平侯李遠泣諫曰將軍輕信鐸者言懸孤軍至此虜示弱狃我也將退欲乘我進且覆我徼疲極取我耳將軍獨不念行時 上勑諄戒乎計獨宜結營陳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訛之夜多燃炬鳴砲張軍聲使虜人莫測一二日大

軍至并力畢擊之何不克也卽不然得全師而還足矣武城侯聰亦力言禍不聽馳馬揮士卒直前進薄虜諸將不得巳從之而五將軍之師皆敗没　上聞之震怒念虜不大創不靖也欲務其庭種滅之乃召諸將議親征第患道遠轉餉難尚書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過十日請築一城貯之置軍守再十日又如之庶濟師　上曰善如其計名所築城曰殺胡曰平胡八年春三月癸京師大閱於鳴鑾鎮出塞至清水原地鹹鹵水泉不

可食軍苦渴、上默禱而泉沛出、賜名神應泉、夏四月次灤海、五月至斡難河、斡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理率衆戰、大敗、絕迹遁、虜酋阿魯台請納款、且請得并女直諸番以内附、侍臣多請許之、學士黃淮曰、虜狠子野心、散則易制、使得并爲一、則勢專難圖、殆不可聽也。上太息曰、淮如立馬高岡、無遠不見、他人平地、見止目前耳、乃不許、平大破之、靜虜鎮於玄石坡、勒銘焉、於禽胡山勒銘焉、於清泉流勒銘焉、乃班師、秋七月還京、是役也、士乏饑、上命

以御膳所儲給三軍軍食已乃食弍開平張宴大醻將士士醻巳乃肉食蓋恩念如此時阿魯台與本雅失里君臣巳各部而居明年瓦剌馬哈木等乘本雅失理弱滅之阿魯台窮蹙南保塞乞降 上曰虜黠譎難信然天地之仁主覆育奚擇哉遂納貢使封阿魯台爲和寧王瓦剌貢使遂不至十二年 上親征皇太孫從夏六月次撒里怯兒江遇虜與戰斬首數十人 上度虜且大至申令嚴備馬哈木等果掃境來戰見我師整頓山巔不敢發 上令騎挑之虜奮

迦大敗追至土剌河遁暮還營班師至飲馬河阿魯台使其大酋以下來朝會明年瓦剌復請降貢馬謝罪未幾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懽爲順寧王阿魯台恚忿遂叛入寇興和 上銳意親征 召問兵部尚書方賓賓言餉不足未可興師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原吉對如賓語加切 上不懌 令原吉往視開平餉適刑部尚書吳中入對復如賓 上益怒逮原吉及中繫掖庭獄賓自殺遂 命英國公張輔偕六卿議餽運凡運糧三十七萬石 駕遂發五月次熙寧大

閱將士製平胡三曲使士歌之踰月至威遠川報虜攻萬全諸將請分兵擊之 上曰此欲牽我耳吾兵鼓行而前虜自救不暇何暇攻我哉七月進次殺胡原獲虜部下言阿魯台聞兵出其母妻詈曰 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吾屬何辜今虜矣阿魯台遂棄其輜重於濶灤海側而身與其孥北走 上命焚其輜重收其馬駝牛羊遂班師曰虜恚驅之足矣吾不欲黷武也顧謂諸將阿魯台敢爲悖逆者以兀良哈爲之羽翼也馳兵蕩其巢而

還時阿魯台已弑其王本雅失里而自立至是本雅失里妻率其屬來朝二十一年秋七月 上出塞次萬全不見虜而還冬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落妻子來歸封爲忠勇賜姓名金忠金忠屢言阿魯台弑王虐人違天逆命當誅也願捐軀爲士卒先 上曰而休矣兵數動卽朕猶厭之况下人乎吾欲自戢也忠曰如邊人荼毒何 上曰卿意固善然事須有名漢文帝言漢過不先姑待之二十二年開平將奏虜盜邊乃親征大學士榮幼孜從次開平虜遠遁

上夢神言上帝好生者再乃　遣使　諭虜令自新乃班師次榆木川而崩　文皇帝凡五出漠北三犂虜庭中外勞費計臣凛凛虞乏軍興而虜緣大創本雅失里妻率屬來朝瓦剌襲封爵稱外臣阿魯台後亦奉貢謹邊境少事矣　宣德三年秋　上親巡邊大破兀良哈五年春以陽武侯祿議棄開平移城獨石始　文皇帝世既棄興和及大寧至是開平復失宣遼道絕虜益迫內地而阿魯台瓦剌時相攻兵拏不解嗣時脫歡愈彊稍併賢義安樂之衆恐擊

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行求元後脫脫不花王爲王以阿魯台衆歸之　正統初脫歡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太師者虜握兵大酋號也是時虜衆皆服屬也先脫脫不花徒以元裔名爲君不相臨制顧妻也先姊以爲歡君臣並貢我亦各賜　勑答其意賞賚金帛甚厚又漸驕桀不恭貢使初止三五十人後乃百人最後至三千餘人屢賜　勑戒約毋過三百人不聽我濡忍納之使者亦暴横往來殺掠道路恣要索稍不厭輒造釁端虜所

請財物亦歲歲增至中國所無者我不能應虜益
誘雜夷與其使偕九邊驛騷公私耗費又攻哈密執
其王毋掠沙州破兀良哈至脅誘朝鮮邊將皆知其
必為寇屢疏 聞勅戒防禦而已不能絕也故事虜
刺使歸我使送至其地因留明歲與俱來使者徃徃
以好語媚虜見也先奏胡樂則曰是安能及中國女
伎耶吾他日來月請以賜若也先喜因為其子請婚
使陽應曰諾已謾之曰吾為若奏 上報許矣也先
乃大喜以得婚中國誇諸酋十四年春大貢馬為聘

朝廷曾未之知也所答　詔語下及婚則大愧慙七月遂盡發其種落犯諸邊脫脫不花王冠遼東知院阿刺冠宣府也先自冦大同至猫兒庄偏將吳浩戰死羽檄紛至奄王振用事顧日喜欲怙中國威重壓虜王親征廷臣伏闕爭之不能得踰二日　駕遂行　命郕王居守太師英國公輔等從軍事一聽振至宣府天大雷雨以風群臣請止師振怒俱令畧陣進次雞鳴山衆恟懼振威頤益張成國公勇等有所請事皆膝行尚書王佐鄺埜失振意罰跪草中竟日

乃解振曰督進師虜漸退伏塞外誘我欽天監正彭德清語振虜勢如此脫更進致疎虞奈 萬乘何學士曹鼐亦力諫振皆不聽八月至大同奄敬密告振前行正墮虜計振乃議旋師諸將皆言宜從紫荊入振顧欲邀 上至蔚州幸其第已復慮踩其鄉轉向宣府再越月乃發西寧侯宋晟武進伯朱冕與虜戰陽和口敗沒諜報虜踵襲我使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敗沒成國公勇永順伯綬以四萬人繼往盡沒克忠綏與虜戰皆力士卒盡克忠猶下馬跪射矢盡猶刺

殺數十人與弟克勤皆死獨子瑾脫歸緞兵盡以空弓弩虜虜怒支解之次日至土木議入保懷來振顧私重不肯行遂止營地高無水師困甚欲移營以虜廹復止虜僞退營動虜乘之我師大潰英國公輔尚書佐學士鼐等皆死喪士卒數十萬緇重盡爲虜得

上北狩報至京師震駭廷臣聚議戰守所宜侍講徐珵依占象倡南遷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也請集勤王兵死守學士陳循曰侍郎言是衆和之顧

皇太后尙遲疑奄李永昌極言南宋事可鑒持守議

益力　皇太后悟勑　郕王監國晉譚兵部尚書任
以事虜奉　上至大同守將劉安郭登伏謁　上命
稍出錢犒虜　諭登固守毋受虜欺軍校袁彬没虜
得侍　上登遣人語彬欲奉　上乘閒入城彬以聞
上曰我命在天愼毋蹈險第語安報　皇太后朕在
虜中無恙急求金帛迎歸毋安鬪諸　朝　王詔責
安此虜詐爾何輕聽後勿復爾　上遂出大同出塞
居也先弟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俯伏跪拜執臣禮甚
恭九月　王即　皇帝位尊　上爲太皇巡撫都御

史朱鑑具陳禦虜方畧首請罷奄監軍　帝嘉納之
逮奄敬下獄敬監大同軍與虜通歲造鐵鏃私遺虜
陽和口之戰敬撓軍故敗至是逃還京論罪坐死
詔禁錮之十月也先使人來議和還　車駕　賜勑
答之數日自大同入犯紫荊擁　上皇南從間道攻
關破之都御史孫祥死進簿都城宜言索大臣王直
胡濙于謙等出迎　駕衆知虜詐不出于是以通政
參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充九卿如虜師朝　上皇
也先謂爾等皆小官亟令直等來　上皇寄　諭復

樂彼無善意宜亟歸是日虜焚三　陵殿寢門游騎四出掠下邑　朝議欲鎖九門清野以老敵尚書謙曰不有戰何以守乃親擐甲先將士出反闘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燔城外積芻毋資虜諜知　上皇駕移遠虜營乃發礮擊虜死者以萬計總兵石亨力戰彰義門又敗之都督孫鏜王通合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勤王兵以次集於是謙榜各門募番漢軍能擒斬也先首獻者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內懼逡巡遁而使使來言欲還　上皇請罷兵　詔報之是日伯

顏帖木兒奉　上皇駕出紫荆關、石亨躡虜大破之
於清風店、昌平伯楊洪都督孫鏜范廣陶瑾等分道
捕勦內餘寇破逐之　上皇駕出塞脫脫不花王遣
使來貢大臣請禮其使以聞也先從之始也先土木
之勝意輕中國且挾　上皇爲重賢邀索無已尚書
謙颺言社稷爲重君爲輕以塞虜望而先是虜過大
同帥郭登亦登城告虜頼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
虜既失所挾又見中國全盛城池深固人心憤愾稍
悔禍事　上皇愈益恭番居得知院營前數日輒

設宴妻姿行酒身自起虎撥思兒踏曲以佐歡上皇雖狩虜意氣泊如未嘗有所降下虜時望見所居帳夜有光龍文交騰雨雪不凝大驚與大酋咸頓首伏謁稱中國聖人也先欲以妹侍上皇固卻之愈敬報謀奉駕歸矣景泰元年春誅逆奄喜寧喜寧者胡種也降虜見親信日導虜入寇虜薄都城及邀大臣迎駕皆其謀上皇患之計不誅寧虜不靖乃命袁彬詭也先遣之至京軍校高磐與俱密繫書磐肘令邊將計擒之至宣府被獲械赴京

伏誅　上皇聞寧擒大喜謂南歸有日矣虜旣失寧無與導謀益衰息然遲我　上皇徘徊塞上入掠雲中上谷間我使久絕其衆心携也先欲覩和恥屈意陰使知院爲書遣叅政完者脫歡來具言欲和不得報且入寇乃　詔報虜必盡出塞乃可和不然不惜戰也已而完者脫歡復來請也先使亦至遂遣禮部侍郎李實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完者報使并問上皇起居實等見　上皇泣　上皇亦泣問　三宮安否將來何物實頓首言本以通問　上無所將　上

皇曰、此細故不足論、卿第歸語 朝廷圖迎我歸守陵墓、足矣、也先語實我留、皇帝無以爲、數請迎歸不報、何也、實反覆曉譬、欲奉迎也、先言汝修通問耳、何遽言迎、其亟遣大臣來、大臣朝至、駕夕發、實歸具言之、而脫脫不花亦遣使來議和、於是又遣都御史楊善、右侍郎趙榮使虜、使指不及迎、廷臣累請、如實言更遣使、帝終不許、善至、也先爲言南北和好父奈何拘我使臣、減賞賜、自生 端、善曰、爾父在先朝貢使不過數人、寡求請、所以能長好、爾使且三

千人間有好中國法潛逃非我拘留賞賜第厥其虛者何言減也也先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善度也先意稍動因言太師爾忘　明皇帝之恩乎而以小人言失累世歡天道好生解好殺宜早戢兵毋逆天生也先曰者者因問　皇帝歸更踐阼否善曰　天位已定不可易也也先曰堯舜禪受何如善曰　上皇以兄傳弟正法堯舜耳也先不能難第言汝迎　天子將何物善曰吾以昕來太師其將被此名也無斯亦有令名何利如之也先大然之其日引善見　上

皇遂設晏餞自彈琵琶[illegible]詩曰都御史坐

善不敢坐　上皇曰坐善乃坐依起周旋也先情嘖

美有禮次日伯顏帖木兒餞次日　餞行也先築臺

設　上皇座率衆拜辭復自送數十里慟哭辭去八

月　駕抵京居于南宮嗟是時中國全盛丕德無闕

一戰而六師大覆　乘輿北狩圉至古未有賴　景

帝立而天下有君少保忠肅謀勝于廊廟未踰年而

上皇旋軫天下晏如民忘其敗亦亘古所未有也既

而也先來貢馬　詔報之二年也先强盛欲爲可汗

掠脫脫不花不花大窘尚書謙庚亨言虜內相讐殺乞出兵討之以復讐 上不許也先久之竟攻敗不花遣人來獻捷且乞 命使通往下廷議言官以爲虜懷窺何宜絕勿報使執政以爲難兵部尚書謙曰臣職本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即當行天誅使事臣不敢知 制曰使勿遣賜 勑諭之仍 勑諸邊練兵爲防常是時也先使每至 京幾千人出入驕恣毆守衛掠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稱稍稍衍吏即變弓相向又貢使在 朝猶入塞搶掠將官欲請勑以

以通好故恐啟隙不欲與戰虜益驕及癸亥西交
哈蜜脇結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已而也先弒其主
而自立來貢稱大元田盛可汗田盛者華言天聖也
下其書禮官會議科臣林聰言也先不敢稱可汗
使覘中國若輒從其稱長縱逆賊仍其故號激怒犬
羊乞　勑其來使歸語也先以華夷之分順逆吉凶
之道庶不失國體便刑科給事中徐正乞賜也先
勑曉以天命禍福成敗之理如其稔惡不悛我乃聲
罪致討安遠侯柳溥言也先弒簒所謂亂臣賊子人

人得而誅者若從其僞稱是與其弑主也答書宜仍稱元剌太師抑絕其使彼犯我邊塞卽與師致討并下 廷議議言自古王者不治夷狄也先稱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常稱非中國所禁 朝廷答詔 勅書宜稱爲元剌可汗稱示羈縻便 上又下禮部議儀制郎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固爲夷狄酋長之常稱在戎狄則爲皇帝之位號觀其稱唐太宗爲天可汗乃其世傳可汗名猶近正也先弑主僭稱名實大舛今若

因而稱之彼以爲中國　天子亦稱我爲可汗答示
群酋群酋畏服無復携貳益窺中原後嗣未測仍其
故稱彼必慚怨益肆侵擾均爲不可莫若賜　勅封
爲敬順王或稱爲尾刺王便　詔稱尾刺可汗而
勅文武大臣修備邊長策以　聞自是稍出入東西
塞上爲寇不復深入也先新立恐諸部不從亦與中
朝通好貢市往來然數年賞賜爲費亦不下百萬計
天順初年也先有平章哈刺者欲繼也先爲太師言
於也先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

以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兒爲太師、哈剌怒欲叛也先、也先荒酒色、又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忌哈剌、聞哈剌且叛、益怒、欲攻哈剌、恐不勝、乃召哈剌子飲、酒酒中飲之鴆、哈剌子嘔吐覺、走出不能行、嚙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剌、哈剌陽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以哈剌畏己、防稍解、哈剌伏衆伺也先出獵襲也先、也先倉皇戰敗、走從數十騎遁、又恐此數十騎遁哈剌、半夜棄此數十騎、與二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湩、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夫疑

其爲也先急追及之果也先殺之諸部逃分散而孛來獨王子爲雄哈剌既殺也先孛來尋殺哈剌而立小王子爲可汗小王子之名始此莫知其所自起也未幾孛來自弑其主小王子數來近邊求索傳國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輔臣李賢謂亡國之物不足爲貴莫若遣通事賚賞與之於是遣都督馬政往二年孛來寇陝西安遠侯柳溥禦之敗績御史劉濬劾之溥行賄得釋濬謫官已而虜大熾關中震動乃召溥還奪太傅冬復寇延綏守將張

欽連戰敗之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時孛來毛里孩阿羅出索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甘凉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四年八月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巳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鋒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李賢請犒出征京軍於紫荊倒馬二關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又停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上曰緩不

及事徙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劉顯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虜已有備矣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敕三關之軍赴雁門人民恃以不恐虜尋亦引去九月寧夏總兵張大破虜於東壩十一月寇莊浪都御史苟釗率兵禦之五年寇河西凉州莊浪一帶圍困城堡日久不退總兵仇廉領兵過河欲與莊浪合被虜截殺虜益猖獗過河搶掠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于是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爲總兵官率京營兵萬

七千、山東兵六萬、西征、會曹欽反不果行、河西羽書紛至、李賢乃薦侍郎白圭、舊都御史王竑、分道禦之、虜已得大利去、遂班師、秋索來三上書求欵　廷議請遣使撫　諭、乃命指揮詹昇齎　勅諭毋爲邊患、使來賞　賜、朕不爾吝、冬、孛來遣納阿出等隨昇來報命、且請從陝西人從之、未幾復糾毛里孩入河西賜　詔責讓、令貢道仍由大同、毋趨陝、明年使至大同、　詔守將彰武伯楊信虜名貢、其心叵測、且有三千人伺塞下、宜善爲備、仍　勑虜使察占毋多挾人

來留其餘塞下官僚之聽與邊人交易孛來上書言
已爲諸部長賞賜不宜等諸部禮部言孛來賜視諸
部太濫獨其君小王子與之同虜貪且茂君臣分以
此快快宜稍褒其意　詔增幣一襲未幾孛來稍衰
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諸酋相繼奮咸爲邊患而少
師猛可與孛來相仇殺立脫思爲王虜中言脫思故
小王子從兄也于是毛里孩孛羅忽阿羅出三酋始
入套爭水草不相能孛羅忽結毛里孩阿羅出結癿
加思蘭各樹黨相攻出沒河套中癿加思蘭者亦虜

別部居哈密北山大順末始盛侵掠哈密雄視諸番我因其貢羈縻之竟東渡河與虜合我漢人被虜及罪人走塞外者為之鄉導遂為邊境剝膚之害成化元年入榆林二年入延綏聲報無時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凉陝西護衛軍馬數萬頒給銀兩起倩陝西河南軍民或借運或借撥或糴買或豫徵多方整理軍民大困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

處其中出没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絶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之處請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庶幾有備無患于是兵書王復及都同孫繼宗等議以為大舉搜套必一主將得人令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算其陝西延綏寧夏甘凉大同宜撫鎮巡諸官亦宜　勑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

信既召還可以修武伯沈煜代之　上允所擬遂
召信還乃　勑陜西廵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
恊謀征勦河套會毛里孩使大同陽求貢而罷明年
毛里孩乞通貢　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其令各
邊謹邊備毛里孩因不得貢渡河東侵大同　廷議
楊信兵少不足制虜于是以撫寧侯朱永爲平胡將
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
求貢　詔永駐軍代州先是毛里孩巳攻殺孛來弑
其可汗脫思虜更立可汗毛里孩復弑之并逐少師

阿羅出自稱敖苓王別酋孛魯乃稱齊王並遣使貢而乜剌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兒者亦來貢使者頗挾兀良哈夷由喜峰口入故事宴勞北使優于他夷至是以其混兀良哈使來且入喜峯口非制乃以夷使禮禮之虜使恚有違言通事諭之故上書服罪乃遇以故禮禮部言阿失帖木兒兩月間使進貢者二又不循故道迨其結各虜徑近狎至以窺邊宜還絕其奸於是賜　勑令遣使無過三四十人仍從大同入乜剌自也先死後數歲衆至是復稍張與毛里孩諸

酋拿兵爭雄長諸酋亦坐是不得并力於我四年乃有滿四之變

滿四本名俊故元平凉萬戶把丹之孫也　國初虜降者皆處以邊地謂之土達俊處凉州三埜溝號滿家當有衆數千人以畜牧射獵爲生　天順末孛來毛里孩內侵滿四與其黨有北徙意乘時刼掠藏軍逃遁事覺上官捕之急會參將劉淸守備馮傑復逼索各土達賄物土達咸怨之滿四遂糾衆據石城反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壁高數千仭西山頂平可容數

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巡撫遣指揮那瑞
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那瑞遁歸、
官軍大潰、遠近震駭、事 聞、命陝西巡撫陳介、總兵
寧遠伯任璹、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延綏巡撫王鋭、
叅將胡禮各統所部合兵三萬討之、寧夏兵先至、介
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綏兵至、麾兵直薄石城、賊佯
勢困、為賊所襲、官 文死者數千人、賊勢益猖獗、
朝命械介璹等赴京、乃 命都督劉玉、總兵都御史
項忠督師、與巡撫都御史爲文升合勦、賊聞 朝廷

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官軍居固原分兵爲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毛忠恃勇自領驍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我軍遽退忠即陣斬一千戶以狥衆乃定遠近聞毛忠敗益駭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武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關隘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用慧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　皇威問罪師直且壯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

功今殆類此乃不俟援師至即以輕擊賊水草道于其傍近地賊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饑渴勢日困朝廷惟慮我師淹歲月　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城軍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懼賊乘屢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　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成可平嫌其張皇欲止之擬　旨令姑整軍裝待再三急報啓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　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　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

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黨四出攻刼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困窮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慮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二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羣然附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尤彭時固執輕敵將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信時項忠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多死我軍圍困日密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貍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爲謀主

至是見勢不可爲夜潛請軍降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其囬寨擒滿四來獻虎貍請以誘其出戰因而擒之遂遣虎貍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滿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發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四等赴京伏誅賊僅平而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軍馬悉撤囬原鎮捷奏至人始伏彭時輩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先是忠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與戰先後二十餘陣雖矢石如雨畧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

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

時吏科左給事程萬里言陝西重鎮　國初以來安置土達于寧夏甘凉等處種類蕃息徃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于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况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姦詐且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　勑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　勑往彼與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宣　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與自敍貳且能一切肯收庶足歡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

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内臣愚意其有可收者三犯我邊方縱二三日程是彼為客而我為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強衆併吞諸部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不息人馬疲勞二也北來邊報見煙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為今日之計宜選　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為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寄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

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
發早爲之所欲戰則圖方畧欲守則歸兵力毋祇憑
文移致誤大計　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
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
萬全之計請　勅東北一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
下　廷議六年阿羅出糾兀良哈寇延慶　命撫寧
侯朱永爲平虜將軍都御史王越贊畫往延綏禦虜
永至邊以捷　聞論功越等俱陞賞永世侯而虜據
套自如邊報大擾七年二月朱永等以河套虜寇未

退議戰守二策其畧曰今虜賊數萬在邊我軍拙戰者止可一爲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爲今之計宜于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内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濟勢擣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饋餉一時未辦宜愼固封守嚴督治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隄備官軍各守城堡伺候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愼爲守禦以圖萬全　上從之冬　召朱

永還以邊事委王越及總兵許寧　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時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　勑盛往議方畧　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劃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　上從之

時北虜潛伏黄河套中歳爲邊患輔臣有請舉十萬之師以彰武伯楊信爲總制搜勦之兵部尚書程信言河套地廣土遠無水草與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

自古禦戎來者非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既而楊信亦請三萬人延邊而罷搜套之議八年二月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　勑王越等俟葉盛至日即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舉搜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䭾馬鹿角搾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　上令成與越等計議以　聞三月王越言延

綏罷遣戍卒近以兵部遣官來議方畧仍留駐朔州孤山諸處但今虜退日久邊鎮稍寧且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因　諭越與盛還京乃圭復請集　廷議言套虜不驅邊患無已第邊兵多而無統是以屢衄宜擇遣大將付以閫外得專事虜于是以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悉部署諸路王越仍督所五月巡撫延綏余子俊奏虜賊擁衆河套日急一日巳嚴兵相幾戰守謹斥各邊諜報上　聞　上曰邊事日急其令趙輔王

越刻日啓行虜大入延慶輔不能禦未幾稍疾　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未至虜相繼掠固原延寧諸處邊臣屢疏　聞　詔讓輔越玩寇非巡撫余子俊建議埤山築墻設墩臺砦堡以制虜從之虜自是不敢入延綏毛里孩孛魯乃阿羅出三酋亦稍衰敗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汗癿加思蘭爲太師九年滿魯都與孛羅忽並寇韋州總督王越偵知虜盡行老弱巢紅鹽池可取也乃與總兵許寧遊擊周玉選精騎萬餘自寒濟七日糧晝伏夜行抵二舍輒伏兵百

人使休以待事行四日天未明至虜帳縱火焚其帳而萬騎齊躁之且擊且射斬首三百級奪牛羊器械無算虜巢穴諸畜産畢盡虜聞自外疾走還則廬帳背燼相向慟哭悉力追我師越結陣徐行殿者陽與戰引而南至伏中伏前後發掩擊大破之虜恚猶未解再鬪再遇伏乃大慟渡河遁虜自據套以來無歲不深入殺掠人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莫誰何微所遺老弱及殺吾民以上功冒陞賞三遣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師大抵數邊將故習虜益横内地且白

危用事者始議搜套聚兵八萬廣資儲無算頻歲師
不出至是提虜內失其孥相與悲泣渡河北去患少
弭已復稍稍東寇宣大遼東詬兀良哈爲導十一年
秋滿魯都亂加思蘭並遣使貢未幾復相讐殺始亂
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欲代爲可汗恐衆不服謀殺
滿魯都而立斡赤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斡赤來
亂加思蘭匿不與遂攻逐滿魯都併有孛羅忽之衆
滿魯都部酋脫羅干亦思馬因復攻殺亂加思蘭亦
思馬因稱太師自亂加思蘭死虜數歲稀入寇大璫

汪直恃寵喜事數擅兵儌戰伐功王越朱永附和之諸大臣心知其非不敢爭十六年春邊報至遂　命永爲征虜將軍直與越俱督師出塞捕虜先是永征建州越不與以爲恨至是越聞套虜有居威寧海子者紿永由他道身與直率輕騎乘雨雪襲擊之斬首四百餘級擒百七十餘人班師論功封越威寧伯越有智略其用兵能以奇取勝徒以附直故爲世所訾是後屢與直奉　命出師十八年春禦虜于延綏小捷賞賚甚衆虜亦益盜邊不休明年夏入大同諸堡

殺掠人畜百萬、守將許寧以捷　聞、虜既得利長驅、
入順聖川、散掠蔚州諸州、烽火徹于圻內、宣府巡撫、
秦紘總兵周玉力戰却之、虜去輒復來至。成化末、
無寧歲。成化間北虜大抵毛剌爲强、小王子次之、
二種反復相殘、並陰結朶顏、伺我塞下、即貢馬、二種
亦相繼往來、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
不能久留內地、未幾滿魯都衰弱、不知所終、而把禿
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干、屢遣人貢馬、
弘治元年、小王子奉書求貢、詞稍慢、自稱大元大可

汗下、廷議英國公張懋等言虜僭名號自其故態、先朝亦嘗爲寬假宜令守臣納其使從之是年把禿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顏猛可爲可汗虜中以太師官最尊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而伯顏猛可及其酋長與禿刺酋亦遣人來貢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進欵條邊事戎政修則中朝大臣知進進疏至輒允下進嘗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禿刺二種聞進威名三年三貢每貢多至三千人必不下二千皆猫兒莊入比至塞皆下馬脫弓

矣人鉛進亦嚴兵待之。諸虜聞警外者。亦付與洲內。華人盜虜馬斬以殉。以故虜奉約束惟謹。大同宣府河曲稱虜患興。成化時矣。其後乃有火篩。火篩脫羅干之子。小王子部落也。黠點善用兵。劫諸部。屢寇邊。獲財畜。日强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邊患復熾。十年冬。寇肅州。巡撫吳琛不能禦。以王越鎮陝。節制諸軍。越已奪爵。起自田間。明年秋。越率師襲賀蘭山後。虜破之。明年。虜寇榆林寧夏大同。皆殺掠。多明年春。威遠遊擊將軍王杲敗績。右參將秦恭副總兵馬

鼎遲留不進、皆論死、其夏連寇大同、總兵王爵等失亡多、命平江伯陳銳及侍郎許進率師禦虜、銳畏怯遇虜不敢戰、嬰城自保、罷還、以保國公朱暉代之、進亦致仕去、虜猖獗甚、京師戒嚴、分遣文武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荊、倒馬、白羊諸關、以都御史史琳督師大同、虜解去、明年春、送入延綏等臣屢告急、復命保國公暉、都御史琳統諸路兵西禦虜、俺苗逵監軍、暉行至河套襲虜、斬三級、驅牛畜數歸、賞賚有差、廷臣屢言功濫不當賞、報聞、虜分

道掠固原寧夏諸邊輒從花馬池入西北大擾畢等
不能禦部給事中原仲疏劾之　詔讓畢因　召還
以秦紘督師鎮陝紘至邊大治塹築堡虜稍靖八月
火篩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總兵恭順
侯吳瑾罷還京武侯鄭英代侍郎李燧督餉關中乞
運邊城八郡大困自後虜入關隴輒出花馬池矣十
五年特北虜遷延塞下邊臣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
官苗逵謀出兵圖之寄言于　上乃　召兵部尚書
劉大夏議大夏以為不可　上曰　永樂閒頻年出

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周同于　太
宗奈今將士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違
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時又在丘福下不
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　上乃悟曰善朕幾為所誤
事乃寢十七年夏六月歸正人報虜有異謀　上召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令譯審虜情因　諭以京軍當
慎擇將須得人健東陽頓首言　朝廷養兵衛叢雜
而役煩多耗士氣非制宜釐其弊　上納之時　天
○○○○○○○○○○○○○○○○○
子上聖孜孜求治憤虜桀驁欲一洗之會其秋虜入

大同殺墩軍、上遂召健等議出師討虜曰墩軍

皆吾赤子虜殺之不道宜問罪健對曰 皇上垂念

赤子甚盛德然兵危事動調未可輕遷進曰邊事急

京師居重馭輕爲尤急彼內以事外非完策也 上

意猶未息東陽曰大同險遠力可自支而潮河川去

京師特一日而近今北虜與朶顏交通卽潮河川古

北口當必有內間儻京軍出恐不無後憂且賊在大

同未委所向令聲東擊西而我軍奔走從之此不戰

自敝之道也 上曰虜驚甚不擊之不武卽未出宜

勅革將觧豫以需皆頓首曰備之善巳　召兵尚書
大夏　諭如初大夏亦力言未可　上曰我　太
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
太宗之時何將也有糧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
餉足兵强將士經百戰所以得利今糧草鈌乏軍馬
疲獘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于法令非惟不能殺賊
抑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師乃
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十八年九月
虜入花馬池攻陷清水營抵楊一清經畧陜西皇

時　朝廷清明內外大臣協心體國爲經久計救議

復河套一清可略足任遂上經略三疏一議守守虜

所必入一議戰戰虜所必敗一議攻攻虜所必救疏

畧言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今此諸邊

所患在兵多而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機可乘而

不乘兵皆各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

知變往往墮賊計中將今沿邊至腹裏分爲四路以

定邊興武營花馬池靈州一帶爲藩籬以石溝鹽池

韋州萌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黑水口鎮戎所

西安州海剌都一帶為庭除以安定會寧隆德平凉一帶為堂室行令總兵參遊分地驻劄聲勢連絡併力防禦分布既定謹斥堠據要害守水頭以待會寇始至謹勿與之爭鋒入賊壁以避待其深入左右鎮襲蹤而躡其後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虜所欲當則堅壁清野以老之使不得逞待其惰歸然後以重兵衝其腹心出其後背晝則追鋒以絕其路夜則鈔枚以劫其營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必且挫衄豈能善其歸哉又言虜自延綏大

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溢撒肆無忌有年所以今冬河凍必深入套自非搗巢穴陝西之患未有已也臣非不知往來戰守乃禦戎之常犂庭掃穴非聖王之得已然商高祖有鬼方之伐唐太宗有頡利之擒況河套本我內地而被據以為巢此固中之禽利用搏執因非稱兵于陰山之窮濺血于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為也今宜調宣大二鎮遊奇官兵於延綏中東二路任制聽張安節制虜若止在套駐牧未嘗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如仍前深入

原擬中路邀截之兵、固壘不動、行令東路參遊部爲奇正、列車爲家、擇形便爲營、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以進搗之。既近賊壘、奮勇疾前。衝其腹心、搶其巢者而戮其壯。後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兵仍堅整嚴備。不許輕動。伺我兵還而虜豨突。則或爲羽翼。或爲後殿。而蹔擊之。則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自相、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逆而回、則殿後使有餘勇。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孰決于此、兵貴神速、據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

勅

兵部詳議施行會　孝宗崩逆瑾專政一淸得罪
去無敢言及河套者即有建白輒云修邊或日進幾
里扞虜或日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奮虜日進自是
從花馬池毀垣入掠隆德靜寧諸處再旬乃退關中
大震三年　命兵部侍郎文貴開府督餉貴所請度
支金錢巨萬各修邊費然半輸劉瑾所虜殺掠男婦
數千雜畜器械倍之莫誰何明年虜伏大衆于延綏
寨下遣輕騎攻新興堡副總兵侯勛禦之伏起被圍
會救至虜解去總督尚書才寬以捷　聞已又入花

馬池寬被誅時小王子與火篩讐殺火篩死復以他事怒其丞相亦不剌欲殺之亦不剌懼擁萬衆掠凉州攻破安定王等族奪其誥印諸番苦之西海自是始有虜別部阿爾禿斯與亦不剌合日與小王子尋兵敗則掠邊頻年深入殺掠慘于西陲亡失無算守臣輒以捷
聞九年總制叢蘭告急
詔太監張永督宣大延綏兵都督白玉爲大將軍協蘭禦虜承等多挾人從請乞煩浩未出國門巳費度支金錢十餘萬卒無功十年寇固原十一年寇榆林十二年入犬

同屬　上以遊幸至陽和親部署諸將總兵王勛等
遇虜于應州爲所圍　上督兵援之衆殊死戰虜稍
却會暮收營明日虜來攻自辰至酉戰百餘合虜引
而西追至平虜朔州會大風晝晦　上乃還是役也
獲虜首十六級我軍死傷數百　乘輿幾危七月虜
入花馬池深入大掠秦隴時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
次阿著次衛官嗔太師亦不剌弑阿爾倫遁入河西
阿爾二子長卜赤次乜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
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大營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召

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五萬人卜赤居中屯牧五營還衛之又東有岡留罕哈爾嗔三部岡留部營一其酋滿會王罕哈部營三其酋猛可不郎爾嗔部營一其酋可兩都三部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朶顏爲鄰西有應紹不阿秃斯滿官嗔三部應紹不部營十曰阿速曰哈剌嗔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剌兒罕曰失保嗔曰叭兒廒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塔不乃麻故屬亦不剌亦不剌遁西海去遂分散無幾惟哈剌嗔一營倂全阿爾秃斯部營七故

亦屬亦不剌今從吉囊合為四營曰畔介斯曰偶甚曰叭哈思納曰打郎衆可七萬滿嗔部營八故屬火篩今從俺荅合為六營曰多羅土闥其首乃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剌三部衆可四萬吉囊俺荅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諸種中獨強時寇延寧宣大南有哈剌嗔部營一酋把荅罕奈衆可三萬哈連部營一酋失剌台吉衆可二萬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九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為尾剌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為讐

諸虜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
十六年寇洮岷涼等處守臣告急巡按御史許翔
鳳以聞言虜勢日熾防禦日疎大臣坐食廩祿而
不展一籌將官惟務剝削而不發一矢廩藏空虛芻
糧匱乏軍令傷于姑息銳氣餒于依阿遇虜入掠輒
嬰城自保聞虜造鍬鑁欲攻城壁請下戶工二部講
求良策　敕鎮巡等官選集精銳剋期勦逐戶部擬
遣官一員昇以盤查關防專理糧餉兵部議請從之
報可　嘉靖元年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三年秋

大同巡撫張文錦以鎮城孤懸迫虜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卒憚行、參將賈鑑督之嚴、叛殺鑑及文錦、多走出塞降虜、明年虜入陝西諸寨、殺吏民、亦不剌復駐牧賀蘭山後、出沒擾邊、詔楊一清爲總制、一清議勒尚書金獻民議撫、會王憲代一清、乃下憲議、憲亦言邊虜不大創忠無巳、勒所部待師期、詔憲愼防守、毋輙出塞、六年春虜連寇宣府、參將王經關山俱戰死、其秋數萬騎入寧夏、王憲督總兵鄭卿杭雄拒却之、斬首三百餘級、明年春掠山

西其冬五萬騎掠宣府總兵趙岢等拒却之巳復大
掠陽和至朔州指揮趙源戰死明年春數萬騎入寧
夏塞杭雄禦之敗績遂由鎮羌入西海與亦不剌結
親謀內犯時王瓊代憲益修邊虜稍却未幾 召還
唐龍代之十一年虜款延綏塞 詔却之遂擁十萬
騎入寇總制龍請許貢以紓患 上曰虜負罪宜討
大臣當戮力振國威乃取目前討縱虜耶龍進戰頗
有斬獲虜以數萬騎渡河而西襲十兒孩大破之十
兒孩者亦小王子部落遁入西海與亦不剌阿爾禿

所共患邊者也明年秋虜窺大同塞總兵朱暹議浚濠塹遏虜騎大同卒素悍璜治軍嚴因是役遂亂攻殺璜總督劉源清欲盡誅諸亂者卒愈囂嬰城叛遺小王子金幣女伎曰土中饒可帝勝沙漠也指代王宮曰以此為那顏居小王子勒兵應之遊騎至應朔諸州旋解去亂亦隨定是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畜黃金屏毗稍厭兵其連歲深入蹂西北邊皆其別部酋曰吉囊曰俺荅二酋亦元裔于小王子為從父行其大父曰歹顏哈有十一子次曰塞那剌

有七子、長吉囊、次俺答、皆雄黠善兵、吉囊壁河套、各擁兒都司、直關中、俺答壁豐州灘、直代雲中、吉囊俺答合九子、子各萬騎、其弟老把都亦數萬騎、壁張家口、諸昆從百十、皆有分地、幸盜邊自肥、日益寖盛、名尊小王子、不受其約束、小王子亦徙壁東方、直薊遼、號曰土蠻、異種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于三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徼取子女玉帛、虜若之、因合兵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專事我、十三年春入延綏、秋入花馬池、掠固原、殘安定、會寧

二縣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禦之斬首二百餘級虜東犯大同十五年秋復入延綏總督劉天和督諸將禦之斬首百餘級明年秋入甘州大掠已分掠東西諸塞無寧日每入大率十萬少亦數千諸將莫能禦獨大同總兵梁震數以家丁剿虜有功虜畏之震死家丁多走降虜十九年入寇榆林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糧數萬長驅而出總兵周尚文任兵清秋原虜退以捷告七月虜入宣府寨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三予言虜酋哈剌嗔糾俺荅幾祿吉襲

青台吉赤台吉等十八麾旗號馬負十日食入塞北報至虜巳過順聖川抵蔚州所過盡破關廂堡塞殺人盈野總兵白爵遇虜于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冐遇虜于馬連堡又敗虜酋于宣府境內者幾兩月徐自出塞而巡撫楚書以却虜敘功擢賞有差時虜覘大同兵東援宣府遂乘虛寇大同西路殺掠人畜數十萬先是大同叛卒盡走虜中虜擇便捷輩多與牛羊帳幙令爲僞道乞丐偵諷我邊西至甘涼東入山東或入　京師凡地里險易兵馬强弱撫鎮將領勇

候者皆盡走告虜酋吉囊俺答二酋分道入塞大同卒陰與虜約無掠我人畜我亦不鬬汝虜喜指折箭以誓而去至是竟越大同抵鴈門度寧武入嵐靜交城掠殺人畜萬計過大同卒以所掠輜重與之名買路錢大同撫臣史道總兵王陞幸無事若不聞聞亦不問大同卒亦驕悍不用命宣武總兵白爵調援亦不肯戰虜益無顧忌且欲攻鴈門山西撫臣陳講告急大同撫臣史道竟匿不聞講疏言八月六日達賊由井坪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由井子窊青圪荅侵

至陽方邊、接連徇兒澗水口等處、殺官軍掠人畜、又入水口佛老觀灰泉梁盈等處、深入省城西南十日、與嵐交城平虜、與汾州文水清源十數州縣、封疆連接、一望平原、民皆村居、曾無堡寨、比之邊城萬萬不侔、且各賊未遭剉衂、延住腹裡、數日不出、人心驚惶、禍變莫測、後報聲息、尤爲可駭、我兵進退不滿八千、大同援兵雖至、大約一千五百、遣入對戰、觀望不前、兵勢至此、後將何支、山西地連畿輔、密邇 京師、又與河南諸省止隔一山、若不早振舉、必成大患、乞下

廷臣集議更新弦轍兵部尚書張瓚不以爲然曰虜今且退何事張皇先是虜吉囊擁衆數萬由延綏西路定邊營入寇犄諸鎭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西掠殺戮甚慘會大雨浹何道濘虜騎不得逞矛矢盡膠陝西總兵魏時督兵分道邀之虜始引旋至黑水苑延綏惟任總兵周尚文盡銳攻之自巳至申凡三戰勝負未決吉囊子號小十王者驍果而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盡爲我軍所殲虜衆遂奪氣斂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兵陶希皐復

選銳于鐵柱泉迎擊之追奔出塞斬獲甚衆是役也虜以八月二十一日入境九月十三始出初至甚銳諸將莫攖其鋒乃深入內地縱橫擄掠既遇霖潦旋虜欲且饜顧惜輜重兼易我軍甚無戰志總督尚書劉天和以衙省　詔旨嚴切而諸將畏縮慮重得罪乃斬不用命裨將使牛斗郭二人時周尚文已奉旨革任持檄召之激以忠義尚文感奮遂有黑水苑之戰軍氣乃振而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虜所擄獲亦復失亡過半天和以捷　聞　上大喜褒獎

天和即軍中策加太子少保二十年虜酋俺答阿不孩遣使石天爵款大同陽和塞求貢巡撫大同史道疏聞其事再言虜自　弘治後不入貢四十年而我邊歲苦侵暴今果誠心歸款其爲中國利殆不可言第虜勢方熾戎心叵測防禦機宜臣等未敢少懈乞亟下廷臣集議所以待之者　詔兵部集議以　聞虜待命邊外屢向墩哨卒詞進止一日邀守墩百戶李寶下墩以虜酒席地飲之載以馬擁入俺酋營與之歡飲虜衆有執掠哨卒刦其衣糧者俺酋聞而痛

懲之遣夷使送哨卒衣糧還遼按御史譚學復以
聞因請速定大計准貢則後虞當防不准則近害立
至且請多發兵糧遣知兵大臣趨臨調度相機戡勦
兵部議覆從之先是虜酋遣石天爵求入貢　上曰
虜情叵測假詞紿我耳　命舉大臣總督宣大軍務
乃以樊繼祖往發帑金九十萬　命發石天爵至鎮
繼祖乃逸之去遂以我邊無備報虜酋吉囊遂率衆
入寇副總兵丁璋出師至寧武關東北十里石湖嶺
遇虜力戰死之虜遂入關繼祖坐視不能救縱其掠

入遊擊周宇禦之戰死虜遂入山西又犯州衛殺掠人畜數萬　京師戒嚴乃起翟鵬總督宣大山西及山東河南軍務既而吉囊由川關未至塞上游谷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甚衆　上命鵬亟發兵應援繼祖竟不應二十一年吉囊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荅糾數酋經朔州至廣武天屹岐攻擊我兵敗績復　召翟鵬總督宣大諸處軍務出賞格擒斬俺荅賞千金陞不次他酋三百金陞三級將俺荅青台吉兒剌哈

路剌蕃及叛人高懷志李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邑翟鵬時尚未至我師連營鼎相犄觀望不肯戰縱虜深入虜大衆既平遁介休開散入險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邀擊虜掠男女牛羊衣襆逶邐就大營結陣整衆且歸張世忠等自候城村起營盟約諸將躡虜諸將閉營不相援虜見世忠軍孤呼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之世忠憤曰諸將獨不念血盟耶世忠被箭傷裂創下四面布戰虜亦窘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

我闕戰苦諸將竟不相救國寃王剛汝華道邪復上
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巳至酉虜見我兵死傷衆無
援久戰力竭遂躪我營世忠墜馬死虜乃復分掠定
襄孟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壽丘掠殺人畜萬計從
廣武站出關安行自大同左衛及陽和塞去虜自六
月入寇至七月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擄男女二
十餘萬牛馬羊豕畜二百萬衣襍金錢稱是焚公私
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時山西提學胡松移
牘疏曰虜冦南侵聲息不爲不章徹矣大同鎮巡與

之寄避可諉曰不聞知乎自度力能捍禦固當日久設方畧簡人馬繕器仗務爲不可勝以待敵即力不能亦當疏言其狀請　朝廷廣措芻糧預調鄰兵以併力捍禦之計不宜默默而已也乃緘口養亂束手坐視待其諸部既集擁兵壓境然後以彼求貢之詞聞是將誰欺乎別又還其間諜絕不設備順聞爲陰納賂遺款令勿礙己地竟不聞以一矢相加遺而使之長驅深入衝行內地如履無人之境夫受閫外重寄爲國家封疆之臣而若此豈不辱國體而敗王事

哉察其所以蓋緣都御史道志意賢答曰漢濠隘不以地方為已責而總兵等官人欲使一將之任而嫁禍于後人以致虜賊敢于深入而不忌是山西之禍大同實成之昔春秋之時夷狄內侵仲尼深罪齊晉之不能討則大同鎮巡者固春秋之義所深誅也語有之曰蟻穴不窒將為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斧柯言微之必著而積漸之為大害也始數年北虜之侵我也雖烽火將警竊掠不寧然不過緣邊而止猶未敢公然無忌也其後漸知我之虛實謂莫能抗則深

人闕南與嵐靜樂之境矣然距偏頭寧武諸關猶未其遠亦猶有忌也茲者一月兩寇直蹈平定而東石州而西視去歲所侵又越數百里而遥此其漸安可長哉夫虜猶狗豕然于此得便則于此數來亟朴之則終莫敢至臣不暇遠引論近事

正統中也先入寇賴清風店一戰而勝胡人痛哭而不敢南今虜暫退宜及是時申戒內外任事之臣勿以虜退而苟安凛凛然常若有百萬之敵壓于境日夜蒐補簡閱激昂敎訓諸中外所上一切便事果斷而力行之務收

清風之携以全中原數百萬生靈之命臣不勝大願驗上　上拊髀歎以爲忠命擢用而當路者嗤笑之以爲越職自炫鬻非所宜言欲頓處敗之擢山西參政備兵代州聽撫臣委用居數月虜入論罷官自是虜益横歲深入而輔臣覘　上意厭聞兵諸警諜不時上蓋　嘉靖初　肅皇帝勵精圖治克謹邊備而揚文襄一清胡端敏世寧李康惠承勛相繼爲本兵日嚴爲捍禦故虜患未甚其後　上既玄修西内急循在拔名法刑賞繩邊將吏即督撫大臣往往逮

詔獄刼治輒乃得蒲戍而閣大臣兗國者頗倚寵納賂諸邊歲請帑藏金數百萬名餉犒而務繹輸權門張勝諱敗冐功掩罪以故邊愈益圮而虜患益滋二十三年虜破宣府入紫荊關　詔逮總督翟鵬巡撫朱方等以翁萬達代時鵬以不善附權貴遺貨財再出總督例辭時宰私宅時宰惡之數日不得通鵬以邊事急遂行至鎮以邊乏疏乞兵糧時宰竟罷鵬革總制官終以罪受誅以翁萬達代萬達有計畧至鎮詰邊兵卒次第修葺墻堡戎備大飭明年秋虜以數

萬騎犯鐵裹門鵓鴿谷萬達分軍爲二故帥張達將左部故偏帥張鳳將右部達戰鐵裹門虜却鳳戰鵓鴿谷殺傷大當虜欲解去巳憤日南軍不數百我以數萬返何以復軍乃並合圍殺鳳磁人王邦直素負勇力提大刀入陣獨殺數十人竟闘死軍沒然虜亦大懾明年復使使求欵邊卒狃前事殺之萬達請治殺使罪紓虜忿且言虜欵堅宜羈縻制之毋絕不聽二十五年八月套虜三萬餘人入寇越延安府至于三原涇陽殺掠人畜無算總督三邊侍郎曾銑請復

河套係爲八議一曰定廟謨二曰立綱紀三曰審機宜四曰選將材五曰任賢能六曰足餽餉七曰明賞罰八曰修長技計萬餘言指據明悉下兵部議行今以議修築邊墻銑復言河套古朔方地自漢武帝遣衛青逐虜築城繕塞因河爲固唐張仁愿復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即國初東勝衛及東西受降城所地也後三城內徙虜遂據套爲穴深山大川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及南備河套得出沒自由東西侵禦俱勞三秦坐困故套虜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臣嘗

秋虜機宜皷量彼我當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醜類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利而中國詘之時也及其冬深水枯分帳散收馬無宿藁日漸羸瘠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我則淬礪戈矛備具火器鍊兵秣馬乘便而出此中國利而虜詘之時也今之禦邊者不務乘虜之詘而用吾之利常使虜得因其利而制吾之所詘是以有敗而無勝爲今日之計宜用練兵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毎當春夏之交携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擣巢

穴材官驍發礮火雷擊則虜不能支矣歲歲爲之每出蓋斷虜勢必折將遁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去然後因　祖宗之故疆并河爲塞修築墩隍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之大烈也臣願　陛下斷自聖心亟定久計　勑下所司預理財用治軍實比及三年許臣迺前所奏事先于來歲三四月間陰選武銳掩擊鄰近零虜以習我軍之技而倡其勇敢所謂兵戢而時動動則威矣大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益築邊不

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兇殘臨河作障乃 國家萬年久遠之大計惟 陛下裁之時下兵部并議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夫欲率數萬之衆賫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巢阻之穴以驅數十年盤據之虜談何容易故不若修牆築邊為計完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綏一帶地勢延漫土雜沙鹻居民隔遠最為荒凉若欲一千五百餘里之地而責成于三年之功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為守宜仍行銑等從長會計 上嘉獎之然中外皆知兵弱財

奢且無文武將吏恐挑强胡禍不可解然亦顯忌莫敢言者銑匿書兵企闕中聳動人有懲言又請戶部銀多至四百萬兩外議益沸又銑干大學士言傑僎也欲倚以圖功言力主之而學士嵩與言方交郄明年會官再議兵部尚書王以旂言事體重大錢糧兵馬非旬月可辦 上心稍疑於是嵩上疏直詆其非言亦疏辨 上意且不測而嵩攻言甚力言懼復上書自明求去 上果震怒奪與議者俸而逮銑下詔獄會甘肅總兵咸寧侯仇鸞先以銑劾奏被逮來

京見銑敗乃賂嵩自訟訐銑掩敗冒功僨復套搖關中人心于是下法司擬罪銑言竟俱論死鸞罪得釋遂厚賂嵩兩人深相得銑既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遠徙天下寃之自後無敢言復套事矣時翁萬達議有曰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

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爲圖事者深長思也自　國家合受降而城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爲日久矣然　正統成化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志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　弘治中我軍衛獲套據其巢業不能復今虜盤據其中滋蕃牧遂生養習爲固然而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今益昌熾可三四十萬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頻　廟堂注意修舉亦暫爾彼此强弱盈縮之勢較如爾何

可輕動爲也且河套久淪虜中閒諜罕至山川之險
易途路之紆直草木之有無皆不能前知我勞而佚
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
卽師小利尚難其歸脫失鄉導全軍何賴且數萬之
衆緩行則虜得爲備疾行則輜重不繼吾兙日裹糧
業有定數而虜遷徙無常遠近不測戰固無定地定
期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逃遯旂角時開壁壘
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又數
萬之衆出塞有數萬之衆爲援否耶糧道雖通保無

抄掠不匱乏耶夫馳擊者虜之所長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今塞下兵即塞下之人也有先人墳墓廬舍之守有妻孥眷屬骨肉之愛有禾黍桑麻業産之戀有牛馬牲畜養身之具故其趨敵如赴私讐宜有必奮然且退千兵亦怵于死生徘徊退怯以煩督責令驅之下無人迹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若之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方張百戰之虜而欲無人

死力也其將能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弱則我蒐于套秋冬馬肥爲虜强則我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自困夫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我馬亦肥乎而乃止于守春夏虜馬瘦矣我馬不亦瘦乎胡獨利于征春夏馬瘦虜弱不能爲寇然坐以待我何知其不能擾擊我也秋冬馬瘦虜强能爲寇矣則多方設謀何知其不能報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可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立異奈何欲歲一爲之俟三舉復之也

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馬傷耗。議論蜂起。將已之乎。將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即三年三舉。咸得志矣。虜敗而遁。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將何時已乎。蓋議者徒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大同五堡之城、虜不深競。以爲套地易復、而不知勢固有不同也。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吾以退。舉足南向、塹城堡可立至也、後援濟師可立待也。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間關、敗虞陷沒、則事勢異也、皆

據諸邊本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不爲蘇雖少有侵
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
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爭
乎則事體異也故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
虎穴而居難今未爲殺虎而欲奪其子處其穴得乎
議者又言伺虜出套非河而守之亟築垣墻次移邊
堡不知吉囊控弦不下十餘萬非不自支何拒空套
以出沿河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
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置兵以守非千人不可而遊

徼瞭望哨守不與焉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已至矣况我邊河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豈能自供必將仰給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河卽糧餉可充飛輓難繼此尤所當先序而殫思者也事變之來曷其有極孰能逆覩異時者或自相攻擊或薦遭疾疫套廹之復此其時乎今獨當謹我塞障備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者也益慮事忠篤如此久之俺荅益求入貢萬達言俺荅乞貢誠

參酌其可否。巡按御史黃汝桂䟽奏：自大節作[illegible]言[illegible]浸靡，迄今四十餘年。自　嘉靖辛丑，虜人肆叵測之謀，石天爵倡入貢之請，去歲至今，又復𨒪行前詐，豈可輕信，墮虜計中。恭虜自庚子以來，連年蹂大同，深入澤潞，甲辰由宣府抵紫荆，乙巳丙午西掠延綏，東寇遼東，塗炭我疆宇，殺掠我人民。凡我臣工，皆志殲醜虜，以雪積憤。但時未可乘，勢當徐圖耳。故貢亦寇，不貢亦寇者，夷狄之故習也；貢亦備，不貢亦備者，邊臣之至計也。事機貴于先圖，軍令重于申命，乞嚴

勅總督鎮巡等官過加防禦二十七年虜大入大同參將萬達策虜趨鎮安堡使總兵趙卿駐焉虜佯攻獨石卿違制悉走獨石虜遂瞰長安嶺掠陞永得利去詔罷趙卿貶萬達俸二秩二十八年虜犯宣府滴水崖萬達謀知之日虜素號宣府諸將易與耳今盛氣入其鋒不可當乃檄大同總兵周尚文曰虜且東二鎮相援制也其以兵趨滴水失期者罪無赦又虞尚文不時至則具疏請時尚文老矣尚健鬬與士卒均苦樂士願爲之死得 旨介而馳未至裨將董暘江

鏖戰殁尚文遇虜曹家莊大戰敗之虜恃衆不退益治兵攻圍三日萬達計日戰久矣兵必疲不援尚文是棄師也率壯騎數千赴之會大風起東良柴亟進距虜四十里而軍虜大驚曰翁太師至矣遂結營東遁宣府總兵趙國忠又敗之于大瀋沱復與尚文等分道追虜虜狼狽夜遁萬達以捷 聞議者爲數十年鮮此戰功久之又謀深入萬達疏請在關北者計在必戰以退虜在關南者計在必守以保邊勿以號虜取敗 上然之萬達尋 召還郭宗皐代而尚文

亦卒張珪代明年夏虜入大同塞珪禦之虜爲三覆待我珪恃勇不戒中伏力戰死副總兵林椿援珪亦死珪椿皆驍勇敢戰邊人惜之事　聞遼宗皐等罪治有差以仇鸞帥大同其秋虜至鎮鸞使其黨時義賄虜令東寇薊衞山外界虜恃三衞藩焉至是三衞反導虜深入至古北口巡撫王汝孝悉衆禦之虜佯督衆綴我師而別遣精騎具鍬钁抉塞垣入我師後京兵大驚潰虜遂長驅內地將逼通州巡撫御史王忬馳抵通州曰此　國家咽喉處也督吏民城守收

滋弁騰游河西勿使爲虜用及虜至以白河阻不得渡分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諸處抒夜爲疏縱使走請援　京師始震悉集諸營兵城守僅老弱兵四萬人又半役于總兵提督家不令出伍索武庫甲仗庫關據例勒賄不時發久之未能軍本兵丁汝夔以聞　上大驚　詔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督九門門各守以文武大臣集武舉千人隸焉別募民家子蒼頭義軍垂四萬發邸咸寧侯鸞保定巡撫楊守謙俱以兵至諸勤王兵先後至　上內覘稍強拜鸞爲

平虜大將軍諸道悉屬之進守謙兵部侍郎督師釋
放參將戴綸歐陽安等繫令從軍自効分遣京營兵
屯城內外巷陌間營兵懼見敵驅之出皆泣下不敢
前城外及近地居人擁入連絡不絕多被血淋漓至
者時事起倉卒諸務未備勤王師聞變即馳至未賚
敕諭 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
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啓廩發粟則囊橐
空餘皆無所需故士卒饑疲甚有餓死者 上怒令
奪尚書李士翱以下諸官職辦事虜日大肆焚掠至

東直門執御廐內臣八人以去郊民扶傷集門下闕

不得入號聲徹西內　上命啓扉納之是日虜遊騎

往返六門外勤王兵無有敢攖其鋒者令所執內臣

持書來多嫚語求通貢時　上坐西齋宮望烽火四

起討無所出　召大學士嵩禮部尚書階問虜事嵩

言此掠食賊不足憂階曰虜在城下縱火殺人豈止

云掠食當議所以禦之之策　上顧階曰卿言是因

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　上曰何以應之嵩

曰此禮部事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

無所恃宜槩許以款弟恐將來邀索無厭耳　上悚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如何階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文　朝廷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禮可退出大邊外別遣使同大同守臣爲奏事乃可從如此往返之間四方援兵皆至我戰守有備矣　上首肯曰卿言是因令再集群臣以議日午群臣畢集階示以虜書言欲以三千人入貢許之則緩兵不則益兵破其城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　上閱群臣相顧莫敢發時司業趙貞吉抗言此何必問問則恐後生

懦夫闒于事必有以和議進者且虜大衆入寇假宮闕譬扼我吭而迫乃許貢耶與城下盟何異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俟出塞而後卻之貞吉叱起謬語然中貴人業已聞

上奚議奏入時已暮

上思馳騎　召起至西苑　賜酒食令條奏貞吉大言　陛下宜御奉天下罪已　詔詔速遣故都督周尚文功併釋沈束獄以作人心且士卒不力以主將多冒首功耳今誠募一首予百金捐十萬金虜且立盡嵩即請擢貞吉兼御史齎萬金往募首功已而虜

出鞏華城犯諸陵、轉掠山西良鄉、保定皆震、大口亭午、上出御奉天殿、勑責逮繫都史王儀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兢訊汝孝道便不及遂、時儀在通州屯兵城外而閉城固守、會侁鷥兵掠食諸村、儀令人捕之、繫諸獄、侁鷥大譁、遂爲御史所劾逮至、以恇怯不戢削籍、超遷巡按王忬爲僉都御史守通州、時上下恬然怒遣發本兵來手無措即偵報無一當者每徃偵不十里遇避寇者詭言即返報復遣一卒亦復銜日數十報與城中數十驚于是大同軍故爲椎髻

掠村落無所忌即捕之輒自詭曰遼東軍蓋朵顏諸部虜諜云導之入冦者也鸞方衆寵眷人不敢忤大同軍而帝以其入援爲諸道先即掠食足矜鸞亦自私其軍不繩以法汝夔無可奈何輒令曰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驕而又自稱遼陽軍人遂謗夔山東人庇其鄉耳及虜薄城而汝夔受計于嵩令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故不敢戰乃誘曰汝夔有禁勿戰語稍聞禁中而鸞率兵故遠屯郊埛虜薄城楊守謙屯城下兵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鸞

遠避無從驗自謂擊虜[illegible]戰不能冊薄城也而虜多殘中貴庄野中貴遂誘汝夔守謙貳于虜　上乃命執汝夔下獄而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即訊爰書少緩上坐齋宮大怒刑部彭北周故緩獄以覬倖免亦就逮廷杖奪俸久之虜巳東　京師解嚴丁亥棄二臣于西市梟以徇時科臣按例三覆　上亦杖之削籍仍追故貞吉廷議多詭僻訕其狂誕中理周尚文沈東而齋金不能得首功杖詬焉　詔大將軍鸞盡督宣大保定遼陽山西勤王兵出擊虜而鸞實中情怯

術大言厲妓外爲容巳虜剽得金帛子女無算意欲

滿乃循諸　陵而北翔徉去鸞終卑不擊而潛與之

通虜安營輒立營其旁覘之虜去復尾其後名截殺

名追捕實不一當虜虜既退乃收斬虜所遺我稚弱

及降卒逃者以捷　聞虜所至書墻壁間曰仇鸞免

送于是　詔鸞省京營虜既歸會疾病人畜多死厥

旅皆歸部落稍中悔鸞懼虜且復至陰使人啗以開

市俺荅遂上書求貢三十年春使子脫脫詣塞下申

請督臣蘇祐以　聞下　廷議咸言邊事陵遲甚矣

姑從虜以紓吾邊且　永樂、成化間嘗許女直三衛市矣何獨靳于虜　詔給金十萬易布幣開市五堡漸及延寧以侍郎史道經紀其事僞部員外郎楊繼盛疏條其不可畧言虜踐躪我　八陵皮刻我赤子而先之以互市此爲損威重而長寇讐今之爲繆說者不過曰吾外假馬市羈縻虜而內得自寬修武備夫虜至逆也至無厭也人心憤之矣不及時激厲其氣用之而和以自弛使邊人媮好承美食忘其讐而懈于備際豪傑效用之心往者邊私通虜吏獲得

以法裁之今導之矣。是開百姓不靖之漸也。又不過曰得馬以資吾軍。不知既已和矣。馬焉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蓋其人內迫于國家之深恩。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惕于敵之重勢。則務中其欲以求寬。惟 陛下獨斷。下相嵩等八大臣議。皆憚鸞。唯唯。鸞密疏爭。下繼盛 詔獄。訊謫官。乃馬市則費金幣萬計。顧得駑馬作市。已即禁飛壯駒。引之馬騰躍長驅去。實不得一馬。而我叛人蕭芹等素導虜謀中國不利。虜欺欲敗之。謂俺答曰。中國毒水上

流伏甲市傍若幾殆儋答因心疑其左右復受其賂為言其有異術能使城自潰愈益動市畢潛犯左衛并使其黨為內應會謀洩引還史道遣人讓虜虜內愧因以千騎隨其入試其術不效遂執以與我論功道進尚書兼加太子太傅道復為虜請以牛羊易粟廷臣多謂虜欲無厭不宜聽督臣蘇祐疏言一牛數庾一羊數釜米如珠而牛羊如山歲虜不能厭也虜無親而貪寒盟其心耳市虜以安邊也朝市暮掠何危如之必勿許　詔從祐議　召道還其冬大入邊

殺掠。邊臣詰之。漫應曰。此貧虜掠食耳。我不能禁。郎中國能禁民勿盜耶。三十一年。復請市弘賜堡。御史李逢時以非期拒却之。俺答恚。益縱掠。逢時上請合兵征勦。上命鸞相機捕逐。毋仍觀望。然鸞假寵畏懦。不敢發兵進討。又恃通市。不爲戍守。而大同總兵徐仁。復驕縱恣意朘削。爲橐槖計。巡撫何思。亦以通市故。禁邊軍拒虜者抵死。以故虜衆出入關隘。無復顧忌。動稱貢市。有司廩餼惟謹。至是大掠懷仁諸堡。守將莫敢誰何。議者咸咎馬市非計。鸞內恐。因請邊

塞毋扼虜縱其深入內外合擊破之必矣兵部謂深入則蹂我畿輔縱能破虜其傷實多鸞議絀復請率兵出塞捕虜　上不許然鸞實中怯無意行特恃寵嚄咤以虛聲聳　朝廷而學士嵩亦與鸞交稱數于　上前言鸞不戰非計于是令兵部傳諭須一大創自是亦覺鸞不足恃矣已而邊報益亟鸞疾劇不能出師猶戀大將印不欲辭請輿疾出師免陛辭從之然實不能出也尋病死都督陸炳發其奸　詔剖棺尸諸市籍其家悉罷諸邊馬市更言者死嗣是頗

年侵掠三十二年冬虜衆二十萬薄古北口烽火達于京師上懲庚戌事憂月旰忘食遣使偵諸軍戰守狀時薊遼總督楊博躬擐甲乘城督將士防禦甚力虜百道攻之博隨方拒擊終不能入使者以狀聞詔賜猶之博宣示威德將士氣益倍虜不得利乃引去事聞進博都御史時虜患益熾衆顧挾之索賞無時守臣奏請由滿關稅銀給之又遷卒出塞輒縛求取贖諸將苟冀無事歛軍資賂之少不與輒殺所縛其暴橫如此明年王忬以侍郎督薊遼大郡虜

于喜峰口因篩三衛令鎮巡以綺繒胡粉之屬結其妻孥尉撫備至又約薊遼總兵各以六月耀武其地旌旄經百餘里鼓鉦不絕三衛稍懾復爲我用三十五年誅叛人張邪奇咄伴佑邪奇衛舍人與丘富周原趙全李自馨等皆以白蓮教捕急先後叛入虜虜居之豐州號板升板升華言屋也富最用事日夜教虜治攻具墾田積粟收知畧士與謀我邊民黠知書者輒歸虜俺答令富試之能者統衆騎不則給既脫地令李鉞將御史李鳳毛言虜累入犯謀由富等乞

令副使楊順討獲部給順萬金毋問出入下令擒斬俺答諸酋子萬金伯爵擒斬丘富周原二三百金授三品武階副總兵田世威密遣富故人王勲及弟浩入虜招富降大同人孫廷美亦陷虜與浩共說富富問儒生計安出酉與歸孰便安國曰公華人也乃爲犬羊用乎今官家方急公宜亟歸取功名毋失邦奇謂富曰中國購若歸且遺之擒富怒令邦奇與浩質邦奇罵浩若賣丘公與中國耳富怒殺廷美浩約呂仲祐內應攻大同勲逃歸謀復弟讐適邦奇挾虜

騎至邊索所俘刀識書伏甲執之并得呂仲爾姦狀俱伏法論功陞賞督撫諸臣官計安國爲鎮撫厚恤浩廷美家三十六年俺答入宣府塞冬大掠大同塞其子辛愛妾挑松寨者以私通部目蠻帶帶懼誅來奔辛愛大恚縱騎索諸邊且詐言以我叛人丘富來易總督楊順懼議遣還或曰無論也我失丘富而彼得蠻帶沮降且辱國順竟私與之辛愛孫以殉虜竟不執送丘富攻圍右衛益急烽火斷絕順告急總兵尚表擁餉虜遂圍數重經月不解城中至併竈而爨

危在旦夕亟命怀逆濟之久之大兵集虜拔帳北遁
還飼始至居民呼聲震地慶爲更生連歲大同以守
者非人虜視爲征求通衢不分冬夏與華人雜處其
地 上心憂之凡動發太倉銀歲例外以數萬計類
爲守者交鬭當路使勉賂遺而邊民所沾不及十之
二馴致勢不可支則倡言宜大可棄以諛聽聞既虜
圍右衛急 上屢問計于輔臣嵩嵩意欲棄之而難
于言乃對本兵許論君塞事請降 論倘迎論阿嵩
遂言右衛遠在大同西北深入虜地畢相所以得安

由東西堡寨聯絡策應之也今墩堡悉毀于虜遺一孤城于極塞外故虜一圍困即聲問隔絕計非重兵驅之虜不肯去即虜去而兵無宿糧計必速散散則虜必復來今圖爲永安則必復該衛兵馬原額以今地方荒歉芻粟踴貴計其糧餉非五十萬金不可果爾則此彈丸一城雖孤懸虜地猶可保也論叅設爲難詞欲　上自裁之　上顧益憂念汲汲措餉發兵援之虜尋引去右衛以存辛愛圍大同急起楊搏督宣大薊遼總督王忬檄故都督楊照破走之

耗　聞以嚴嵩挾恨竟抑不錄明年春虜入薊州塞旨練兵議起薊鎮客兵減十之二而春防視秋又殺十之五以故鎮兵最爲單弱是時把都兒辛愛率數萬騎以朶顏酋影克哈舟爲嚮導入寇所遣偵諜皆被殺遂薄塞下所疏請援兵嵩謂所挾虜爲重欲坐費帑金不報適灤河漲淺虜遂由潘家口入塞大掠薊州所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八千夜馳虜後牽引之虜不敢深入三日引去所兵尾而擊之獲首虜數十級是歲俺答由鎮羌入西海留老弱豐州大同

總兵劉漢諜乘間攻板升執黨乃使部將王孟夏等以三千人先趨自以重兵繼之斬獲百餘縱火焚其居而不得丘富等其後富以掠邊中流矢死四十一年秋虜寇遼東寨總兵楊照率兵襲之敗死明年冬虜大舉由墻子嶺入大掠順義三河諸將孫臏趙溱俱敗死胡鎮拔柵走　京師戒嚴　上怒逮督臣楊選誅之虜留旬日引去四十四年冬黃台吉突入洗馬林把總江汝棟伏鋭卒二百擣之幾獲以救至脫去明年　肅皇帝崩當　帝世虜諸部獨俺答盛

黃台吉其子也尤剽悍嘗糾其父母兄土蠻土蠻伐之不能克遂與連和亦不利阿爾禿厮始雖遁匿西海爲甘涼患然猶與虜角其後亦析而入于虜塞東西炭炭憂之　帝嚴明虜黔邊計一不當輒執戮行間大吏嘗一與虜市未浹歲絕之而邊遂騷顧私啗虜相與爲欺蔽邊大圯　隆慶元年秋趙全說俺答寇山西曰晉兵弱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彼精宣雲爲救遼來罷安能抗我俺答乃分六萬騎四道並入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頭關卒皆悍勇邊軍

遇之披靡副總兵田世威嬰城自守遊擊方振出戰敗入壁劉甚總督王之誥聞變率六千騎抵鴈門檄大同總兵孫吳入援吳與山西總兵申維岳俱逗留不進虜薄石州攻陷之殺知州王亮屠男婦幾盡進攻汾州趙全遣間爲内應州人獲之得先爲備虜攻八晝夜不能克遂分掠文水交城平陽介休關所殺虜男婦復數萬計邑里爲墟將黃台吉以偏師駐宣府塞下綴我兵之詰奏　詔選標來護　陵寢巡撫王繼洛駐代州不敢出虜留内地浹三旬無與抗者

値雨潦水下其騎乃遷延出塞去盡　開　郭遠維
兵世威論死繼洛譴戍遊吳落職之誥罷去三月衛
喬董忽力勺土蠻入薊州塞大掠昌黎撫寧樂亭盧
龍問　京師爲震總兵李世忠避虜不敢擊壁李家
莊虜聞之援至乃解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檄諸將
追虜會大霧虜迷失道墮棒椎崖中崖深十餘丈積
尸爲滿後騎踐之而過諸將張臣等諷知爭趨至割
虜首報功世忠乃濫及平民爲言者所劾譴罷有差
二年　上詣山陵顧瞻塞下念薊慮以譚綸督薊戚

繼光總兵綸與繼光皆嘗用南兵破倭相與言薊兵屢䘐後有朝氣而無暮氣不足賴宜用南兵遂召募至三萬令卒治塞垣夾垣爲臺高數丈矢石所及環薊而臺者三千垣周二千餘里虜自避不敢深入薊四年夏俺荅大舉犯平虜叅將張剛幣賄虜使移攻威遠總督陳其學率諸將馬芳等與戰漢虜相紛拏殺傷大當虜退剛下吏其學去王崇古代其秋虜入遼東塞至錦州總兵王治道自山海關馳至欲出戰巡撫李秋曰千里趨利兵家所忌將軍且休矣治道

不聽促參將郎得功先進治道繼之虜伏起兩將皆沒敗書至　上方憂虜而大同報虜酋把漢那吉來
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孤鞠于俺答妻一克哈屯所長而俊俺答愛之爲娶兀慎部女曰大成比妓那吉又自聘兔扯金女未及婚會俺答有外孫女已聘襖兒都司矣俺答聞其美自取之號曰三娘子襖兒都司怒且治兵相攻俺答懼奪那吉所聘女與之那吉恚恨携其部南走扣敗胡堡求入邊吏莫解以爲一胡雛于中國亡繫也總督王崇

古大同巡撫方逢時相與討北奇貨可居吾豊館餼餙與馬予官爵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而急之與則因與爲市必縶送降人必保塞奉要束陽申其舐犢之愛而陰制其命即俺答而不急之與我因而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亦足羈縻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者立勢不能盡有其衆我以一居者答鑫秩秩之置塞外以覩其俯存舊部落勢必嚮應黃酋開其復反勢必忿爭其與黃台搆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互相讐殺我得因勢而制之外不

失與戎繼絶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計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抑鬱愁苦彼不過一中國禁錮之囚而俺答悠忿侵掠不止矣因具以其章上　聞　詔授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御史葉夢熊疏爭之謫去時俺答方掠西番得報疾馳歸約諸部兵兵入塞索那吉趙全益教虜必困我那吉乃出一克哈屯開全謀哭罵俺答曰耄悖不遄死信漢叛兒反覆乃欲侵漢漢士馬強安能必得志是速殺吾孫也俺答乃賴全遣人來祈請崇古故不令見那吉引夷使登高

閼騎從導那吉過其下使者訝其那吉耶胡爲乎漢威儀耶諦視之果那吉也則喜歸報俺答崇古因使使與俱說俺答曰趙全諸叛逆天下之惡一也惡于中國而依于爾何利請受而甘心不則勿復望那吉矣俺答始意中國恚其歲犯邊必殺那吉及聞無恙則大喜敬謝使者曰太師全吾孫我何敢藏叛虜復使使來定約因請稱臣貢方物開市崇古爲聞諸朝來報屬黃台吉以萬騎趨大同崇古質責其使曰與我好而掠我何也使謝曰彼未及聞耳無他端因

還語俺答驟召黃台吉黃台吉營出張家口宜領兵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黃台吉曰此戰則敗約我無辭于太師遂撤兵而西出拒門堡俺答隨收捕趙全李自馨劉四老剌諸逆措以獻周元聞變報毒死始全與丘富俱附虜富死全益重虜初入塞止盜村落不敢入城堡全教虜左右蹠計課校人畜益習攻取圍困掩襲事諸鎮疲于奔命矣全有衆萬人騎五千牛羊稱是自馨及元差減最下者亦千騎俺答每欲寇邊先置酒全家計定乃行全爲俺答建九楹殿奉居

之、尊爲帝、會大風飄棟瓦殺數人、脩答懼不敢居、而全等各建堡、治第擬于王者、初陷石州時、全謂俺答曰、那顏春秋高矣、而戰勝攻取、以能擁北地精兵也、那顏一旦捐館舍、衆屬黄台吉、黄台吉之諸子素驕悍、勢必奪而分之、則無所就功、那顏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制晉代、進則飲馬河汾、退則歸重雲谷、此五伯之業也、謀未定、會我兵調募四集、虜人馬道死以萬計、遂遁去、朝廷屢計購之、不能得、至是乃伏法、全未至時已

詔那吉歸俺答迎之河上祖孫鳴咽相勞苦日汝
天也覆露我使使入謝申請貢市崇古爲奏虜款堅
宜聽且乞 詔邊臣毋燒荒擣巢生虜類下 廷議
兵部尚書郭乾言虜方求欵即要我以不燒荒不擣
巢他日者若要我以乘塞不設備共將如何宜更議
毋遽許廷臣咸言市虜 先帝所禁奈何弛之崇古
言 先帝時虜方張又勾自逆欒故盟易寒今虜實
仰我搏顙待命何慮何嫌而絕之歡且 國初嘗王
和寧王順寧矣 弘治間小王子三歲三貢矣是之

不遵而徒藉口于、先帝何也因條爲八議以進廷臣言利者十三言害者十七相持不决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言崇古議是請于 上報可五年三月封俺答爲順義王其子弟各都督同知兄弟子各指揮千百戶有差 勅賜俺答曰我 祖宗受命御宇內外率服朕纘承不替頃因爾孫來歸特 命邊臣護視以禮遣還爾懷戢朕恩稱臣奉貢俘獻叛逆悃誠用章朕迹稽前代近覽 本朝欵塞稱藩厥有茸典是用錫爾王封并及子姓部落皆有常秩爾當堅守

臣節約束爾衆毋為邊患朕亦　勑邊吏同好棄惡爾毋食盟自干天罰俺答率所部受　詔甚恭使使貢馬謝百官班賀兵部下市令貢馬不過五百匹簡上駟三十進御夷使不過百五十人設蘩衛于邊城無令入都市期自二月至四月為率大同于左衛威虜堡宣府于萬全右衛山西于水泉營俺答以威虜無水改市得勝堡黃台吉與父不相能欲自別異市新平堡市物虜以馬雜畜皮毛我以金銀絲繒諸貨官市畢聽民市是年九月報市成凡得馬七千餘匹

官給直六萬緡賞賜酒肉布帛費四千緡西虜吉能等復請市　詔予吉能市紅山墩切盡着力二酋市寧夏清水營始俺答受封時切等在營語使者曰我西歷之酋也　帝何遺澤焉崇古令使者好語曰若無慮陝西太師行為若請矣旣而總督王之誥議令數歲不益邊乃詔崇古言吉能與俺答叔侄勢相依倘許俺答而不許吉能俺答必陰呼吉能市晉吉能亦必陰誘俺答窺秦彼兩利也市晉則物力不給窺秦則關隴騷騷我兩害也將旦夕生患安能數歲之

詔議非是之詰去藏才代才上言陝西諸番歲各稱
可令虜離其鬬延寧二鎮雖迫虜然法令嚴無敢[illegible]
闌出者奈何自弛禁使虜生心無已則令東市三鎮
示羈縻 上詔議才而封吉能爲都督同知部酋四
十九人授指揮千百戶有差卒許市方三鎮市畢虜
更乞月一市崇古爲請不許明年春老把都吉能相
繼死俺答表言欲歸心佛教請金書經及剌麻僧
詔給遣之已復以四事請給順義王印封諸婿市鐵
鍋聽虜使入京崇古皆言宜許兵部議既予封矣其

何漸于方寸之印予之當鐵鍋宜勿予卽予予銅毋予鐵使者毋聽入止而饗之邊諸堡稍給財物毋輕予官從之俺答機變械飾身赴市場凜凜遵約令其子弟躑躅邀索因而調停示德黄台吉市毋後期部下卒時掠我民復刼連乞羌固等東徙莊固者不如其所從來　嘉靖間始流居宣府塞下而先是有史夷者亦以黄台吉暴虐自拔歸御史劉良弼言二夷願處為我外藩東夷既刼則史夷之勢自孤史夷復去則北路之藩籬徹中國制馭不可不謹　詔俺

答歸東夷自俺答款後塞下稍寧邊臣皆論功叙賞大學士拱丨疏言頃北虜款塞三陲晏然邊氓釋戈而荷鋤闗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覯之會而今乃有之實我　皇上聖德誕敷神武布照之所致也方初議時發言盈廷而臣等所爲仰奉　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焉夫夷狄之性譬則禽獸適其欲則揺尾而乞憐逆其額則狂鬬而反噬爲中國計者惟當因所利而順制之罔非可以禮義馴服法度繩約者也　嘉靖中北虜求貢不過貪求賞賚與互市之

利而止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于主討却其請而斬使者絕之于是黠虜怒憤擁衆大舉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甘肅甚或直抵 京畿二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屯田荒蕪鹽法阻壞帑藏傾竭士馬罷頓則往歲失討之明驗也今天佑 國家使其孫委命自至賴 朝廷處置得宜彼遂感恩慕義稱藩請貢是天以安壤之機贊我也于是因而受之不惟名順義美而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

以停士馬之糧遣此其一也 國家時當全盛自可以讋懾百蠻況其輸誠稽顙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闞要索有欵不同拒而不受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 明王之德威于海內也故必受而封賜之可以示輿圖之無外可以見梯航之咸賓可以全 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氣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也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謨國者本畫之所在也虜自庚戌倡獗以來 先皇

帝常切宵旰之憂、下　詔修舉邊務者屢矣、然勞功費財、迄無成效者、非直當事之臣虛文應故而然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即有修為、隨經殘破、方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故不能積累以日就于成、而徒費無益也。今虜既效順、邊境無事、正　國家閒暇之時、積我錢穀、修我險隘、練我甲兵、闢我屯田、理我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朔馬之利。招中國攜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即有沉幾密畫、皆得次第行之。雖黠虜叛服靡常、必無終不渝盟之理、然有一年之日

方則有一年之成功有兩年之時月則有兩年之實效得三五年寧靜必將安頓可定布置可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矣如是而彼能尋衅則我仍示以羈縻之義彼如背約即我得遂興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此則要領之圖謀國者本晝之所在也此前二說既皆驗于行事此後一說方敢必于將來若苟且一時寧息遂彌偷惰沿習故套摶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因循貽悞將來者則良時一過不可復得邊備廢弛愈難振揚卒然有變將何以

應則臣等一念謀國之忠翼成他日誤國之罪此在今日不敢不盡言者也伏乞　勑下兵部嚴飭督撫將領諸臣改弦易轍具奏議處仍賜　勑戒諭責其成效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分投閱視若錢糧若險隘若兵馬器械若屯田鹽法諸事每歲拓廣整頓條實具報者有成績者與擒斬同功仍襃故常者與失機同罪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而　廟堂得坐勝之策天下幸甚其後俺答死于黃台吉嗣黃台吉死了扯力克台吉嗣各邊修

貢互市如初故東至西海西寧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邊水達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墩臺哨望之卒漸撤去所省鎮餉歲不下數十萬石先後督撫諸臣及時修邊險飭器械練兵馬三歲一大閱寨無廢墜獨東虜土蠻未靖而朝廷之所經畧亦專事于遼之東西焉初東虜見俺答已得款而獨巴土蠻速把亥請封不許故嘯聚言脩貢事 隆慶五年四月寇連山驛五月寇盤山六年寇長勝堡 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邊外秋七月寇鎮

嶺冬十二月寇鎮寧將江陵當國令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受當事甚衆虜入犯輒大創去乃料建州屬夷以冬十一月窺清河逆黨王呆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督撫張學顏與總戎李成梁趨行而前乘勝直擣紅力寨斬獲無算先是土蠻與俺答吉囊皆外王子後爲元種任收雲中迤北俺答從東置匙兒于薊鎮西置吉囊于河套遂橫行沙漠間土蠻東北徙舊遼陽厥子孫雖不能頡頏于黃台吉而生聚日蕃衍衆可八十萬有八大部世爲虎憨兒憨猶華言

可汗也雖于二十四營中時出沒爲邊患而受賞于廣寧頗就戎索無它異兵甲粗具邊人呼爲皮襖達子

萬曆末酋偃漢兒者新立年少嗜酒及色卽能雄視朶顏諸族會奴酋勃起嘗蠶食其邊界掠殺馬牛羊無數不能支且大市在寬奠皆俺答後卜失兎輩爲政彼貪漢物弃附市其牛馬皮角氊罽恣爲卜部所漁食積不能平會卜酋歘亾君長豢于繒絮麴蘖部落亦稍稍收散升大邊有誅茅搆土室以居者勢益傭弱插部以乂荒漠恐嗜欲惡衣食既爲奴所

遐處遂得然有故土之思焉則席捲西行戰克略眞兀擺諸部無有抗拒者從帳直壓宣雲迤北擁八娘子各有部曲其志亦將日我亦欲得金印斗大比順義王而所為大市諸漢物僅得之以伏臘祭其先人丘墓自為大可汗不亦愉快乎 天啓末遣百人講于新平堡守將盡夜襲亢殺之則憤而起衆薄大同城殺軍民數萬諸城郭墩煤大震屬今 上即位朝議以新城王象乾久在邊卯莫此首數十年鎮薊時曾為加撫賞遂從敘藉 召入京年已八十矣乎臺

召對王曰臣能號召西北永邵諸部令從以抗之無難也于是用爲總督盡監護諸將于陽和至則果令卜禿革合從與插戰皆戰負插鹵卜酋閼氏與其邸弄而熟視曰爲大可汗何需此廼盡夷故俺答諸種遣精騎入套吉囊子孫俱頫首屬之東起遼東西至洮河皆受此虜要約矣象乾不能持初議則上章曰急用款 天子討猶豫姑許款尚責戰王公則遣通事與講而自以米財走家童入燕市市蟒紵鏤作金鈒巵盂好者賚之曰北不腆聊以賀可汗且需後命

也事勢始緩而象乾亦以憂愁病偏枯臥起不離床蓐極亦遣好人候王公遺之佳酪漿養牛善馬其胡雛曰記得我祖若父言世世受王太師馬法恩王太師馬法在吾屬寧敢反乎于是盡變平臺召對語持款疏上 廷議猶斷斷稱和戎非計 上終俞象乾策乃講款事新加八萬于邊門外開刀刑白馬以盟曰爾無我詐我無爾虞嗚呼 廟謨深遠矣

建酋古女直裔也凡有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去塞遠歲附海西市開元十八貢亦不寇邊其一東方

諸夷之爲衛所其衆而建州領其名并毛憐引建州女直即今奴兒哈赤之屬其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　永樂初悉要夷來歸置塔山塔魯諸衛備外藩　宣德四年海西女直始入寇覆勾建州剽掠　正德間祝孔革等亂阻朝貢至　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捕殺叛夷猛克修貢惟謹　賜金帶大帽其後王台益强能得衆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關稱南關其逞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關稱北關云開

元孤懸扼遼肩東建州西忱惚太二夷常謀窺中國而合介東西二夷間扞蔽令不得合最忠順因聽襲祖遊黑忒右都督爲之長東陲晏然是年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總戎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清河近酋王杲東隣兀堂諸酋去遼陽二百里方修築十岔口寬奠堡巡撫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酋環跽稱修堡塞道不得閑獵內地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工麥學顏諭聽市寬奠永奠諭東夷惟易米布豬鹽無馬匹他違禁物與開原廣寧撫順異即

以市税量充撫賞予之便　部曰可自是開原而南

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無敢跳

梁是時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

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頗遵漢

法三年春王杲復糾虜盜邊副總兵曹簠厚市夷賞

諜杲匿哈納寨勒精騎馳剿得二十六級杲僞以蟒

掛紅甲納脫走將投土蠻會撫順關質市夷愬購杲

乃走素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使賀濚宣諭

台台向忠順遂與子虎兒罕執杲送境上檻車傳致

獻俘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秩㺚西虜二子並進
都督僉事王杲既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朝議
方懸購之會逞加奴仰加奴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仇
殺阿台亦怨王台縛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
仰逞勾北虜數掠孤山鐵嶺成梁復勒兵出塞別將
秦得倚馳而北李平胡馳而南大破賊于曹子谷而
仰逞二奴結婚西虜恰屯恍惚太潛爲嚮導勢漸張
因盡奪季勒諸寨調兀剌江上夷與虎兒罕搆兵是
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遺把吉把太可五寨屬台他

如厌扒兀刺及建州夷各雲朔不受鈐束南關勢漸
蹙台竟以憂憤死　上嘉台忠特　賜諭祭台有子
四長虎兒罕次三馬兎次康古陸次猛骨孛羅而三
兎馬早歿康古陸嗣台妍生者爭分父業爲虎兒罕
所撫士抵逞家奴過加奴以女妻之猛骨孛羅毋溫
姐又北關二虜妹也而故西虜婿因借兵黃台吉復
季勒諸寨黃台吉陽助之實陰收白虎赤等白益巴
虎兒罕歿則南關勢愈孤十一年癸未阿台益糾虜
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人縱掠撫順

邊渾河口、徐引夫、李成梁因與兵備使靖四方會議、直搗古勒寨、用火攻衝堅、經兩晝夜、射死阿台而別將得倘等、巳前破阿海寨、焚告錄、督臣周詠撫臣李松及成梁功果、子孫自是、靡遺種東夷、震懾遁去一、蘇賊云、時還加奴卯加奴與白虎赤益借西虜援兎恍惚太等、騎可二、餘、嘛猛骨孛羅并虎兒罕子反商日尋干鬪、總督周詠、因念反商弱猛骨孛羅嗣立衆未附請加勑使彈壓報可、是歲十二月、還加奴卯那、奴乘冰堅、復糾虜攻猛骨孛羅、大掠把吉諸寨、巡

撫李松再宣諭之二奴驕益挾請貢　勑松乃密與
總兵李成梁計伏兵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
坐南樓上先期命參將宿振武李寧等夾四偶伏因
遣備禦霍九臯往諭約單中曰如虜入圈聽撫則張
幟爲號索甲勿起不者聞砲即鼓行前如令亡何二
奴擁精騎三千餘劄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前詣圈
門頗橫恣目白虎赤釰斫霍九臯中臂九臯反擊一
虜墮馬餘虜攢彀我兵十餘于是軍中砲聲如雷伏
盡起遂前斬逞加奴仰加奴及白虎赤逞加奴子兀

赤孛羅仰加奴子哈麻盡殲焉成梁兵鬪砲継至協收獲級千餘捷　聞告　廟　賜賚有差自是海西嘗服台子孫息肩可數年而逞加奴遺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讎連西虜以見鄧侵掠部夷及反商數人威遠靖安堡而那林索羅尤狂訐扶索貢　勑如二奴時恭海西屬夷乃開原藩蔽仰逞二奴乃海西讐敵二奴侵凌海西其勢日强至十五年丁亥巡撫顧養謙恐他日爲開原之患故力主勦具題請　旨已令相機行事矣而兵備王緘以

屬官與同共間議論先後不一、故養謙疏請宜降詔以示警戒、而　天威嚴重、下旨逮問科臣彭國光爲王緘不平、卒以失事推委養謙、　上欲置于理、閣臣持不可、是年那林孛羅引西虜恍惚太等萬騎悉攻把大寨、我兵往援剛解、而是時王台孼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者、秉虎兒罕殁、分海西業、與猛骨孛羅歹商鼎立、至是以讐虎兒罕故、甘心歹商、爲北關內應、因約歹商叛夷阿台卜花歹攻、歹商而猛骨孛羅亦助康古陸、竟爲北關誘脅、從那酋夾攻歹商、因日焚

其巢柱十八寨十六年大將軍李成梁決策進剿上寨棄其師入那林孛羅壁成梁因縱兵直擣城下矢石雨激多殺傷發大砲擊中堅城盡裂二酋奪氣倒戈降成梁釋不誅班師還開原養謙謂歹商弱多疑卽撫諸酋立之不能有衆不如釋康古陸使和歹商諸酋見康酋釋不復叛可以長我因重歹商歹商以諸酋立而王台子孫皆全矣康酋再死再生德莫厚焉形莫威焉且歹商請建州奴兒哈赤婚內倚中國而外以姻重復北關謀此會東陲長策遂釋康古陸

令反商以叔事之刑牲盟久之反商死撫其裔盡厚而猛骨索羅修貢唯謹然南關勢孤且益弱又日與北關相搆怨奴兒哈赤漸從此收漁人之利矣奴兒哈赤者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征阿台爲鄉導死于兵火奴幼隸大將李成梁幕下成長乃颺去自雄東方漸北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海受創奔就南關都督反商時北關遺孽卜塞那林孛羅方連西虜以攻反商惡奴以反商匿其仇亦并逮卜圖之　朝議諭反商歸海約婚于奴各罷兵奴

時時于撫順諸堡送所掠人口自結又斬木札河拔
夷克五十以獻且述祖父有殉國忠請得陞職長東
夷遂授以都督秩與南關等是時 萬曆十七年也
奴兒哈赤既竊名號夸耀東夷則勢愈强後三年竟
殲反南旋以保塞功加龍虎將軍自是勢益盛潛有
并海西意而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孛羅方讐干
鬭南關不絕如綫奴酋益旁噬朝鮮及黑龍江諸夷
三十三年乙巳奴酋勢益張漸逼奠寬李成梁議徙
寬奠新疆居民入內地棄新疆爲甌脫已而奴酋張

勒清河沿邊參直復爭犬貢車價語狂悖邊吏始奢

皇請兵設防而科臣劾㦸棄地啗虜罪三十八年

己酉奴酋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塞又勒騎任撫順關

希賞壽勾西虜宰賽煖兎等窺開原邊吏告急　朝

議急撫北關收宰賽以折其謀明年殺其弟速兒哈

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酋又圖其婿江夷卜吉台吉

台忌投北關金白二酋匿之奴修怨仇殺益壘南關

曠土糾西虜馳哭清河間　詔徵薊兵赴援并禁糴

奴即詭奉欵且討縻我兵北關乃可圖則益懇願不

背漢耕牧無致滋干異日請質子爲信并訟北關匿猾狀　朝廷信之未幾度我弛備即圍燒金白十九寨我師援不至總督薛三才疏爲往失策棄南關已過可今北關再折入奴乎東方憂滋大矣因發兵援之且請募兵屯開原以待其變御史翟鳳翀言奴意不在婿與女特假貸匿兩端爲北關罪似不必以天朝作外夷提合强北關以必從宜急救北關而歸遣將駐清河撫順逼奴巢以壯聲援報可奴于是撤兵復歛勉無他意而毋發兵以圍獵爲名不知所向

當事者信其質子終伏視之李成梁死無稱原者成梁子李如松戰死朝鮮李如栢罷廢李如楨雖提督西司房然門祚衰于成梁時所任遼大將多西人不能得東邊要領哈赤受市賞于撫順關俛搖尾不敢有他遼人士視爲極易宴賚皆惡草具貿貂參之進無算即厮養卒亦習以氣凌奴矣聞其時且有微其妾入侍官中者人參產東北夷故事開原清河有兩市奴強從間道梗開原路盡要入清河北關生計漸落于是開原之牙儈共北關日爲蜚語譖奴北關許

奴為媳之老女渝盟改嫁爰兎奴來訟開原道復左
袒北關不為判奴啣恨次骨後所云七宗惱恨者此
其一也邊將吏不為之講解時時大言奴必反又不
為備而奴益練習其部暗合兵法然貢市如故特稍
稍懲期貢爽乖車價為口實耳未敢明自反狀屬李
氏世為將府約久恩借事令死灰復燃官府省臺間
多熟路凡西將鎮遼者十不一仝張承胤西將賢者
會推鎮遼若辭謝不赴李氏兄弟陰謀日但勿奴一
動于撫順張將軍必無幸惧其兄弟可忌使旗鼓一

建奴固我家所豢翼而封殖者易與也孰知其如潰川之不可堤障耶明年戊午奴衆攻降撫順備禦李永芳而殺張將軍承胤朝議漉湯特起宿將李如栢杜松劉綎柴國柱等揔遊而命楊鎬經略之固倶李氏積素畏舊者而斩十萬金佐軍興詔斬奴酋首予千金世其職奴復歸漢人張儒紳等行間賫文請和以怠我師已又逃撫安三岔白家衝三堡經略鎬兼程受事抵關請徵各鎮兵為援時偵報奴合畢[illegible]衆十萬北關惴立朝鮮已與之姻結且督匠造

船烏龍江而李永芳亦降爲之使已圖清河守將鄒儲戰殁賊殺掠萬計自三岔至孤山並連焚燬寬之衆望風奔遁經畧斬千總以殉稍北久之又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明年已未春援遼師徵調雲集

廷議以經畧報奏久稽恐師老財匱閣臣方從哲票旨馬上催戰二月遂決策誓師分兵四道馬林帥兵從靖安堡趨開鐵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松帥兵從撫順趨瀋陽攻其西李如栢帥兵從鴉鶻關趨清河攻其南劉綎帥兵涼馬佃趨寬奠督朝鮮之衆

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約期出師無奈主帥不一師期先洩至期杜松抵渾河則棄車營趨利半渡賊率兵萬餘忽遮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力竭師遂殲馬林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敗績劉綎獨綎兵深入連剋十餘寨越四日賊詭漢卒裝誘陷重圍夾攻衆大潰綎歿于陣惟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畧令箭撤回獲全師報至舉朝氣索逆勢益以不振 部以李如楨代如栢經畧鎬冀罪溢事當是時寧煖諸奠並比于奴御史陳王庭請 諭朝鮮屯兵沿江塞

奴窺寬奠鎮江之路并勁北關連屯開原侯奴犯開鐵即襲其老寨無爲所給質之奴帥部夷干擄順關外築城修寨并添淸河路柵壕已又深入撫順更以偏師躙鐵嶺撫安等堡而新帥李如禎方與經畧總督爭亢熊廷弼以新推齊後命恭自敗書初閗中外僉梟與月爾後旋就怠弛　上亦稍復寢格矣奴遂僭號後金建元天命黃衣稱朕指中國爲南朝顯抗衡爲敵國云未幾擁騎數萬從靖安堡入乘虛直擣開原又陷鐵西堡潘鐵奔潰　上特簡熊廷弼受

經畧代鎬任。遣兵部官招兵陝浙河南山東諸省
差御史張銓按遼而遼治。楊鎬以李懷信代李如楨
時奴計揭遼陽盡戮朝鮮降卒以防內變又遣部夷
佯綴我師而擁衆數萬騎直抵金台失塞及白羊骨
塞北關相繼淪沒廷弼疏以瀋陽城空難守決策守
遼陽挑壕築垣借水為防熊先是按遼風裁赫然至
則樁旂壁壘一一改觀為壇祭杜劉諸將凡縮朒者
皆勦斬之獨鐵嶺守將王文鼎燕趙名豪也其親知
多貴重有氣力新受事未半日而鐵嶺陷熊亦反接

之生蘇下監司諸將長跽請命焉無所聽竟論斬堅壁厲士巡撫周永春請添兵守鎮江護朝鮮貢道佐聲援十二月雷震廣寧諜稱奴方遣奸細謀焚海州糧草約日截運餉會大雪士多饑凍廷弼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絡以扼賊衝明年奴輕騎出沒潛犯海蓋悉撤東邊縮新塞十餘里另起一城而反老塞諸夷于新塞合力拒守矣 廟堂之上妄意爲間暇憎文鼎者修怨于熊摭拾其它事彈文歷歷熊辨之强而語多不恭久之罷聽勘以袁應泰代

所年爲　天啓元年經畧袁應泰至袁清龄非大將才奴以數萬騎圍奉集監軍道高出奮兵赴援至虎皮驛奴遊騎見塵起遂引去攻畧數日殺虜頗衆侵以城免時總兵賀世賢尤世功擁衆弗救盡三路敗衂以來中外爭以跡牽相戒不敢藐覷奴而輕言戰切切惟守是圖寇入門庭縱之飽欲而去不爲截殺奴于是舍老寨而綏新寨近盤據撫順深入瀋奉肆然無忌憚蹂我之指揮者習蒙蔽爲故智以掩飾爲長謀烽燧不明偵探常爽甚且張鋪滿紙掩罪爲功

任其大入大利小入小利而曾不能一剎也所從來矣三月奴酋鈎梯傾國士馬渡渾河深入攻瀋陽圍守禦時不克下後從東北面累土填塹登城吶喊城內應之開門而入城遂陷守將賀世賢尤世功從西門出逃總兵朱萬良等扎營渾河南以自固不敢前已經遼令議撤川浙士兵保守遼城而遣朱萬良姜弼將兵屯虎皮驛以為奉集聲援報聞　詔廷臣會議防禦長策御史江秉謙復議起熊廷弼經遼而奴已長驅進逼遼城矣經畧袁應泰督總兵侯世祿李

秉成米萬良等拒敵應泰親出城督戰按臣張銓督守兩軍相當互有勝負次日相持又次日奴衆排砲車過河結營東山我軍陣于東城外相對發放火器我軍不支奴遂以步兵攻小西門應泰急退入城與銓東西分彊嬰守監軍牛維曜從小南門突圍被傷而走有馬逵賊萃東門夾攻至酉時小西門起火奴兵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應泰知勢急登樓引刀自裁銓被執罵賊不屈死之總兵賀世賢降至曉奴酋始入城安撫令二叛將收集西兵

許以月餉三兩人皆剃頭隨順是時諸將統兵在外者見城中火起知城陷遂潰或西奔三岔或南至海上而奴兵且四出擄掠已而奴下令括民衣又于東教場聚貨物分給西虜次日驅漢人赴北城屯民歸村堡百姓乘亂奔逸結隊南行者數百人奴復遣將南至海州傳諭歸順而人民已先剃頭待之矣獨東山礦徒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至者則擊殺之于是

朝議布置三岔河守山海關四月修山海城原監軍高出且假爲棄河西以陷西虜之說爲奴虜相

撫我始得以固守山海旋爲言者所劾卒罷職治臨
軍王化貞復請調天津水兵赴三岔河口登州水兵
赴旅順海口聯海上犄角朝鮮壯南衛之勢以懲其
心厚給抄花爲我藩垣以圖恢復計疏入　命如議
給應又　命議各鎮調兵限期毋致稽悞　遣御史
方震孺郵賚遼東復起熊廷弼兵部尚書經畧遼東
奴復聲言進犯廣寧廷弼抵京　上命賜尚方劍與
便宜行事廷弼請倲京營選鋒報可久之王化貞遣
練兵遊擊毛文龍領兵二百餘人赴河東招降叛逆

准以便宜行事。文龍舟泊連雲島上，益州致書益金復偽將楊于渭等，勸其歸順，以次進廣鹿、給店、石城、長山、色利、海洋、王家諸島，獲其島官而安撫其民。時有遼東衛府王一寧者，因城陷奔朝鮮求援，朝鮮義之，送歸國，遇于石城。文龍拉之襄事，又招撫雙山等處忠民，拓其間頭角稍異者，給與窻札銀牌以鼓之。民皆踴躍稱快，日扶老攜幼，開風而至，已又至朝鮮彌串堡，令鎮江避難人民潛誘鎮江士民，咸共響應。次日，千總徐景榴潛度送欵，且云偽將佟養真出兵

抄殺城空可襲文龍于是進兵攻鎮江長驅登城賊
衆潰佟養貞迎敵被擊仆地就擒斬獲無算文龍入
城安撫百姓爭持羊酒犒師寬奠一帶城堡相繼歸
附捷至稍爲吐氣然兵勢寡弱孤泛海島援不可緩
○矣旋　旨諭登津速發水兵從海道前進策應于化
貞調度廣寧兵馬相機征勦熊廷弼嚴勒兵將控扼
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而遣郎中梁之垣宣諭
朝鮮分兵犄角而給發糧餉闕賞毛文龍等官有差
郎命之駭兵鎮江聯合南衛東山乘機進討已廷弼

奏兵馬孱弱不堪臨陣宜汰還另補并祈　勑當事苟且塞責之罪奴襲金州時南衛屯民俱結聚鐵山上奴衆仰攻被傷三四千人奴衆不能軍反報酋子三人率兵八千走益州持一月糧困鬬鐵山鎮江復陷化貞催請器甲車輛及備援兵馬久之化貞以西虜效順南衛東山之民鼓勇主于進戰而廷弼持三方布置之說主于固守即鎮江之捷撫臣以為功經臣以為罪意稍郄　上以經撫議論不合着令會議可否是時奴在遼陽未動王廷撫在廣寧收拾餘燼

欵西虜酋樹黨條奏似亦有次第人情歷態之伎倆大半祖王而態猶戀經畧節不舍持兩端則與　朝議定巡撫居外當虜經畧居關往來控制如是者亟一年無事詎壬戌春奴渡河圍諸堡堅瑕相半攻守幾積月實無意至廣寧已又進攻西平堡未下將斂兵回營化貞遣總兵孫得功為前鋒劉渠帥之以攝奴方欲交陣得功分其兵為二翼逐渠遁敵比接亦得功遂帥衆奔潰兵見後帥奔亦相逆潰渠被傷死得功衆兵降遁兵潰歸廣寧城內人民驚亂不順虜

者奪門而逃順虜者封府庫火藥至有設龍亭欲鄉
化貞迎賊者將領江朝棟入告急化貞遂倉皇棄城
奔閭陽驛城遂空熊以九千人駐凌河距廣寧百餘
里見化貞跳詢其故曰廣寧人欲縛我贄奴今空城
盡跳矣熊懼大變人亦將贄彼揮化貞曰公前行我
為公殿隨燒絕一路屯堡跳至關越三日奴偵知廣
寧城空始以輕騎追襲見驛路燒殘無糗糒井竈可
資乃徐徐東去于是燕趙諸公起刺熊若曰今而後
得反之也經撫並檻車徵詣獄以太翁王在晋為經

畧馭關東莞人袁崇煥以邵武令從計吏入京請纓得僉事銜兵寧遠奴踞遼瀋瞯河西不能爲甌脫廢寧城衛盡荆棘五百里烟斷在晉疏曰東事離披一壞于淸撫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遼瀋四壞于廣寧初壞爲危局再壞爲敗局三壞爲殘局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矣故今之經畧比前事勢更難而今之任經畧者比前之責任更重惟與議者洗心滌慮毋互相牽掣得以一意展布爲便且以　社稷山河之

重而根基命脉寄于一丸泥隄防稍疎安危立判左山右海人以為天關地軸而不知實無足恃何也關以外付之祝融燒殘之餘燼徒存關以內惕于風鶴奔北之驚魂未定鈍戈敝甲委頓成丘簾堞頹垣凋零度歲將恃兵力乎恃人心乎恃地險乎所恃者宗社無疆之福耳夫自古內嚴而外自治內安則外不危則今日莫急于夏內乎而內患宜防也內奸宜詰也內備宜飭也內衛宜嚴也內供宜節也內應宜急也此五者皆所不可不加意者也已逮熊廷弼[illegible]

化貞下　詔獄、授毛文龍總兵、登州判王一寧贊軍

務、秋文龍遣部將陳忠等斬獲櫻桃塌湯站等處賊

級、馬械有差。尋上疏曰、三方布置之謀、以廣寧為正。

登津為奇。今則山海宜守。登津宜戰。若就登津較量。

則津兵冨以應援山海。而登萊接聯旅順。容通朝鮮。

但令各島聯絡。其中。或招或勦。或進或退。或合或散。

出没海上。神島閒之奇謀。用登鮮之聯合。固非特牽

制奇着。實為恢復要着。然自各島布置。始宜以陳大

韶從三山島入守旅順。則登津朝鮮之水路通。王學

易從廣鹿島入守金州、則彼此牽制有率然之勢、朱鵬舉從長山島入守復州、則斷奴酋之左臂、劉可伸從石城島入守海州、林茂春從小松島入守蓋州、程攸從麗島入守岫岩、張忠尤景和各率所部乘除于鮮鎮寬靉間、并相機直入奴塞、且分且合以疲其力、且進且退且戰且守以挫其鋒、譬彭越肆楚之法、孫子罷吳之術、虜之逸者勞、合者分、而後臣督率衆官各兵悉出扼險直逼遼城、山海關更出銳師以蹙之、如山海扼其脛、三岔截其腰、臣等于東南拊其背而

罅其尾奴可立殲也。未幾奴酋進攻犢寧。抵十三站等處、戮遼民之不順者。又執少壯、奪其妻子、遼民多結聚錦州城南、巳還兵、奴自往新塞、李永芳往遼陽、而四發兵防守、一枝守鎮江防朝鮮、一枝守南衛防登萊、一枝守廣寧防西虜、又遣永芳渡河至廣寧、差遼人齎多金進邊、偵探關上兵馬、時款夷爲哈喇慎大罕酋孛羅䝺伯彥黃台吉及朶顏三衛諸夷來犇二大部暨三十六家、而中有答喇明暗厐兒計台吉及王燒、幷不受賞、尋諸夷亦勒之受欵、有歹青者最

貪橫奴賚金購之與欲之婚媛太之侄爲叉青婚經

臣王在晉令人間之而虜之近廣寧者爲墩虎兎虜

中之王稱憨者昏酒色無遠志其叔腦毛太專權得

衆又老而不能自强故奴不購憨而購叉青憨貪二

十萬之賞具金繒蟒段皆取給于我必不與我絕其

弟虎憨往往與奴陽離陰合以嘗我又哈喇慎燕部

白言黃台吉韓不他台吉恨奴滅逐其昔復廣寧以

泄忿且欲糾召卜灾諸大酋合攻大閑西虜以憨爲

主憨之順逆西虜所視爲向背亦東所視爲重輕故

講賞惟憨之費銀而貴英恰者虎酋之倖臣也所部日削素其人則桀驁其言則滑稽其舉動則貴重而不與諸名王狎至是春憨令來索去年秋并本年春秋諸賞經略王在晉使通官告之日廣寧爲受賞之地廣寧失何以賞爲去年費巨萬金而虜部未聞大至以致廣寧陷没憨實悞我何以賞爲我兵當鬭數十萬尚欲殺奴何有西虜不款則戰耳何以賞爲如此者往復論折虜不能難通使秀尚謝劑偕與本年秋賞以覊縻之虜始就盟至期令道臣閻鳴泰袁崇

煥等出關、俾令鑽刀歃血定盟、願助兵滅奴、若奴兵至而憨不援、則賞革、若通奴之賂、背盟陰合則罰皆指天為誓、而款事報成、此外則有鎮安、即宰賽也、及炒花背願受款、蓋炒花切近于奴、奴動炒花必先知之、奴地距虜三百里、若不結虜、必不敢深入、而虜乘其後、不得志于我、不能歸故、西虜既款我、無以挑之、必不動、奸細無以中之、必不動、彼款虜為肯目急着、第其間亦有可慮者、虜素狡詐、今用遼人、遼人益為唆哄顏諸部、亦漸生需索、昭明信于犬羊、責寒盟于

殘狗難爲久要不忘之兆哈喇慎白顏台吉原非薊鎮之虜乃罕索羅部窺我之弱往往借功兵之名牽衆索賞而臨邊止數百騎烏足勒奴且功不可常賞遂爲例索而不與究必啓釁又先是五路頭目妻子爲貴英哈所占頭目憤投粆花粆花不能養又投奴酋奴用之以守寬寧而以眞夷雜處其中已而闘我圖恢復遂悉遷五路投降之虜于遊巻閒而用眞夷渡河以居守萬一用投降之虜混我以爲款虜則禍患興于肘腋之地凡此孰非可虞者要之權以款爲

羈縻使雖不爲我用亦不致爲奴用耳至于自強之策要以戰守爲本久之王在晉　召還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畧遼撫得人願出關城薊兵務　制可而以張鳳翼爲登萊巡撫三年癸亥永寧大捷復州僞總兵劉愛塔謀內應不果麻羊島守備張盤收復金州將奴設五瞭臺甚密以梆爲號比傳烽尤速毛文龍旣素知滿浦等處遠近險易巳聞奴有西寇之期遂指授諸將將分兵五路文龍親爲策援計我設疑彼必疑梆將斂兵內顧遂設奇營三以疑之復令杜貴

伺機直冲甜水店于是奴兵自相蹂踐全軍潰退文

龍以捷　聞久之鳳翼疏曰他無所不守則兵無所

不分奴全隊衝鋒而我以偏師拒敵即極精極銳猶

慮多寡之數難當而乃器械不充強半是執梃持竿

之衆盔甲不備大都皆赤身露頂之人且馬匹以水

草之非宜而莫由問富糧餉以内地之告竭而屢見

脫巾最可慮者城破燒殘在在蕭頹垣敗壁人當挫

衂時時驚鶴唳風聲雖輔臣極力綢繆苦心牽厲然

八城畚鍤非一年可就工六載脩葺非一時可興之

病倘天不悔禍奴復窺關四領旁皇詎爲衛霍故今議勦不能言戰不得計惟有堅守庶幾安將勝而固軍心然守又非以五大部健僕乘障于十六里邊城也假令奴避實擊虛從寧遠走界嶺桃林又或因利乘便從前屯犯一片石浸假而造作浮車用紅夷從海而來我何以應之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又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繹此而關門之守思過半矣故守關之策有三其一以山海爲家

當以前屯為門戶以寧遠為哨探以一片石芝蔴灣為左右翼共置兵二萬分屯駐練且耕且守奴不來則用趙充國困罕开法奴來則用李武安守雁門法養威蓄銳俟我生聚多訓練熟然後興問罪之師此正着也其一以前屯為家當以寧遠為門戶以廣寧為哨探以興水城覺華島為左右翼屯兵二萬張疑設伏漸進漸逼諸虜可使則如督臣誘哈喇約與之仇殺以伐其交叛將可通則如輔臣間劉愛塔與之疑二以潰其腹乘機覯變俟彼釁可投隙可抵突然

爲批吭之衆此奇着也其一以毛文龍爲前茅以沈有容爲中權以登國芳爲後勁使舳艫相望風訊時通又善結虎酋假金白復仇之舉聲言水攻老寨隳取新城奴必狠顧狐疑不敢出遼陽一步而榆關將假以粗安此虛着也夫正以待其來是堅壁淸野之法奇以俟其變是處女脫兎之法虛以亂其謀是多方以誤之法總爲守關計耳而關門及水兵非六萬不足以壯虎豹在山之勢拒鯨鯢橫海之氣不然我之所防在此又之所攻在彼彼瑕旣動此堅亦搖關

以西尚得安枕乎。今關外業已分派兵馬。宜簡才智沉雄之將。出而料之。庶信地分明。人無推委。城池修守。士可憑依。當必有蚤夜圖維。出死力而悍嚴疆者。何至安厝火坐燕堂以奴之不來爲幸哉。未幾文龍又偵知涼馬佃爲奴牧所、于是領兵萬餘、分路夾攻克之、時奴情蠢動、文龍調兵三萬、裹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牛馬島、分爲三隊、奮力追殺、斬獲聚級器械甚衆、冬西虜哈喇慎耶索犯邊、參將王楹死之、輔臣孫承宗令督臣安撫哈喇慎及奈台吉等毋相鼓煽、

頃毛文龍又奏烏雞關捷、并促發餉百萬以爲覆巢之舉、巡視西城御史崔奇觀擒獲奸細韓宗功伏誅、四年文龍擒賊將金重德又敗奴衆于高嶺沙松牌、獻俘奏捷、久之奴酋旋率萬騎攻旅順堡都司張盤、大創之後、文龍帥兵至把骨寨骨皮峪分水嶺、三戰皆捷、自是收復金復等處、由金州至永寧堡、蓋州以及清河寬甸靉陽湯站鳳凰城、并鎭江一帶幾千餘里、秋獻俘、并懇恤戰傷及旌擢有功將領、以示激勸、時樞輔孫承宗出關、已䟽敘前屯趙率敎、寧遠將滿桂

等爲能安撫難民開屯荒地馴服款虜簡練丁壯省國費而得人心俱宜加擢總兵以風勞臣旋以文龍海上屢建奇捷陞秩賞賚仍命相機進取以奏成功自南四衞爲戰場惟金州東聯海蓋南逓登萊爲彼此必爭之地遊擊張盤以孤軍雄據其地而兵力單弱旋爲奴兵所攻退保旅順欲圖恢復而孤軍難恃登撫武之望議城南至旅順一百三十里三面距海惟北面狹束東西相距僅十里議掘斷此地引海水以自固設墩臺以防守則百三十里沃壤可屯可耕

即可圖聚遼民數萬人而金州以南旅順以北遂成不拔之基巳部議允行戶部議裁登餉十萬應之請鎮以挑濬之費未充尚未舉行而張盤駐旅順朱國昌駐長行島曾有功駐三山島自若也無何有功擅約盤國昌率兵破土與功及國昌盤至有功爽約不赴旋遇虜騎猝至重圍我師盤力戰被執國昌罵賊陣亡奴兵復攻旅順城破屠戮一空有功闘變潛匿不救報　閣部議旅順口直對登州爲我師東渡之門戶宜如前議濬河爲固不容再計而前以戶部議

裁登餉事遂寢閣夫計數萬金之費棄一百三十里
之險是所省者小而所失者大宜給足其資以勦成
之便自是島帥文龍撤回旅順幾兵與登撫議不協
命兵部酌議平之是年秋有降虜學庠劉伯强者歸
正因用之爲遊擊誑稱四王子在錦州兵不滿三百
我師過河遼民即殺王子殲其衆以歸總兵馬世龍
信之遂調參將李承先系之甲統兵直抵栁河口渡
河攻趙州比兵至奴已傳烽燧伏兵四起我兵不敵
棄甲奔逃奴躡至河上承先等扎營未定賊兵突至

承先之甲拒戰被創而死樞輔疏 聞 詔督撫道
將嚴加防守冬十月以兵部尚書高第爲經畧遼東
尚方劍以行旋以之[illegible]與文龍協攻之[illegible]南兵左侍
六年丙寅正月奴酋率兵過杜家屯至葉英圖札營
已進大凌河至松山經畧高第疏請調兵赴援 上
曰何平日索餉則有兵一旦臨敵則無兵乎下 廷
議兵科羅尚忠謂今日之兵不可調又不可不調何
也兵勢既微則無以實內地然求調不應又無以壯
軍聲尚謂樞臣宜權內地之緩急多寡酌量應調急

遣不可調緩者較可調也兵少不可調多者較可調也經臣亦宜權關外之緩急多寡增置訓兵必處宜增調較多者可無調也急地宜增調較緩者可無調也關門與寧遠孰急見在之兵孰多守關門城爲要着守寧遠以守關門乃爲穩着則守[illegible]近尤爲先着如第就關門論止應及時修築逐日簡練兵至數萬亦不爲少如寧遠險隘萬分可恃袁崇煥肝膽筋骨又堪倚仗便當藉之爲干城不可以之爲孤注經臣既在關內鎮臣楊麒便當練兵出關與崇煥併力堅

壁顧經臣之斷而責之亦顧撫臣之審其成畫以爲應調而毋泛泛應之也總之關以外遠一步則有一重之保障近則偪而危矣關以内近一步卽有一處之應援遠則遲不相及矣伏乞 勑諭順天撫臣卽督各道練兵繕器以待不時之需巳下 廷議酌援寧遠之策尚忠又疏曰救援寧遠一着關係呼吸卽乞 聖明定斷未遑竢衆論而集之也益關門以外一片石喜峯口等處尚多瑕隙獨寧遠爲阨要舉朝亦明知寧遠之當救乃有謂我兵一出必且舍寧遠

而屠援兵不如姑且聽之惡是何言也夫所貴乎兵將者爲君父不愛死也若惴惴焉慮冒矢石而潛伏城內是匪以兵守城乃以城蔽兵也以躲爲守猶之以逃爲戰是何言也然則能逆救兵之必勝乎則又難言之矣關門剝削已久各兵艱苦備嘗甚至無甲又甚至無衣多有質弓矢以汲火者驅饑寒氣綏之衆而逆其無失職則何能第斃于饑寒與斃于戰鬬等斃也失兵于寧遠無事之前與失兵于遠寧有事之後等失也萬一有救而無失則其功德又不可量

矣今宜嚴諭撫臣速簡兵力之驍勇者多發以厚其勢與前屯趙將之兵併力東向特其進兵之際未可躁慮定用酌量或故出疑兵或潛用間諜即不然止拼此數百餘兵用金鼓砲火列熾燃藭以亂其耳目而貳其心志即不却步能無却意耶迺若哨探已斷亦豈無法寧遠之探所以不至關門者恐城開則奸進匪僅惜一生命也寧遠不可來關門獨不可往乎即擲一人以往偵得消息亦可乘機應變倘經臣善用軍法則畏敵不勝畏法哨役援兵一時並有其人

矣尚方之劍豈徒爲經臣虛張聲勢已耶得　青山
海藩籬全恃寧遠關外堡障全賴袁崇煥豈得視爲
孤注令其坐困該部即諫傳與經略鎮臣作速發兵
救援倘有疎失并以守備不設論已而奴酋進攻寧
遠先擊西南城我軍出大砲打死無算詰復攻南城
推板車遮蔽用斧鑿城數處崇煥令細柴燒油并攙
火藥用鐵繩係下灼之賊兵稍退又選健丁五十名
隊城而下以棉花傳火藥于奴戰車焚盡奴却營五
里已又發遣糧鑿岸氷以困之不越日復發于大砲

奴力屈援營奔遁當是時虜氣孔承而當事意氣方新將卒用命邦禦有方故能成功是時島帥文龍亦督兵深入奴地令易承惠等進攻威寧營林茂春等進襲海州皆有斬獲奴聞以故斂兵而返二月經畧高第奏報虜情 命陞袁崇煥僉都御史將領滿桂趙率教賞授總兵軍士犒賞有差且 命援兵既集當逐虜過河各路口宜嚴加防禦已高第以病辭免從之而 命崇煥巡撫遼東時科臣黃承昊欲散遣遼人出關崇煥欲籍遼人以復遼兵部議遣班丁堪

爲兵者赴寧遠立營操演其有家屬相隨者安插以資其屯耕久而南兵漸可汰囘所省餉費不少便也而毛文龍來報五年十月入會寧之捷科臣薛國觀言今歲春初奴犯寧遠雖經挫折然攻圍屠掠逍遥內地者廿餘日而文龍且上言去歲十月間事其于入犯縣乎未聞猶且得日偵探最眞間屢撲殺者耶何以牽制爲哉因 命獻俘非眞正渠魁自後不得輕瀆文能當圖成功毋事虛騰塞責已崇煥請以總兵趙率教駐前屯滿桂駐寧遠分屯而守更迭爲援

夏五月虜拜其恩督帥王之臣請發兵馬器械糧餉一切軍需以為防禦實着文龍又馳報會安堡之捷崇煥尋與滿桂不協徑奏列兩鎮參差命調桂別用以左輔代自是與督臣復有不平互相爭辨特 勅令趙率教移鎮寧遠并逃還將駐守前屯六月奴酋侵并西虜部落炒花并其子歹安兒逃逸虎兎諸酋會兵欲圖報復文龍乘其東侵進攻敗之于大石門嶺七道河擒獲解付獻捷七月崇煥議以滿桂鎮守山海駐關門兼管四路文龍疏辨牽制之功請無移

撫東汀兵馬以終其局　上命不必移鎮着該部給以所請器械糧餉及一應軍需馬是年八月奴酋死諸子爭立七年丁卯正月奴酋來襲鐵山文龍領兵拒禦時麗人苦遼民擾害暗爲奴前導比至奴兵易麗人衣服截殺沿途擄夜大王子因率八萬餘衆圍寺鐵山欲生致文龍文龍潛避雲從擊傷都司毛有俊劉文舉等兵民逃竄奴招撫之巳大王子直搗雲從文龍復潛逸闌口持火器衛守尋料奴兵必犬皮島而差内丁都司毛有見等領兵分路衝擊奴兵果勞

若不備、堅壁不動、奴坐困多日不能前犯、乂忽退回
宣州下營、怒爲麗人所紿、徒傷失兵馬未獲、文龍隨
攻麗郭山義州安州等處、肆其焚掠、文龍因收兵走
間道設伏以截其後、奏　聞　命給餉接濟以壯軍
聲、而崇煥請發水兵爲東江之援、制可、奴兵東犯
朝鮮、君臣播遷、命寧遠撫臣乘奴遠掠巢虛挑選
精銳輕兵直擣以牽奴後、而解屬國之急、崇煥因令
總兵左輔趙率教朱梅等分三營進逼三岔河、爲推
剿之來、已而東江將士毛永顯高萬里等相率叛逃

尋又報襲敗奴兵于义州晏廷關口等處是年西虜
赤蠢動宣府告警旋入犯甘肅撫臣督兵大破之捷
聞已又 命關寧增定大帥分派信地聯絡聲勢而
杜文煥駐寧遠尤世祿駐錦州侯世祿駐前屯左輔
駐大凌河滿桂仍駐關內乃 賜劍以重事權焉崇
煥復奏欲購粆花立援 命多方講析相機宣諭
務令懷我威德共作藩籬五月榆關傳警奴兵渡河
有直闖山海之勢下令防虜已而率兵十餘萬攻圍
錦州總督趙率教用炮火矢石擊却之至七月復大

舉入犯我兵遇于欣雞山酣戰殺傷頗衆奴酋大挫尋進攻寧遠總兵滿桂等大戰敗走之射死酋子二人錦州圍解當是時奴四子雖名貴而其長子與諸子各有部曲勢不相下相忌生釁微有以情輸東江者又稍經大創伎倆頗盡時議者謂宜合寧錦之兵與東江之衆各分爲數隊迭發一軍以擾其東寧錦擾其西彼必呼集而應彼集則我散彼散則我伏果更番迭出使其一國之衆疲于奔命而我出錦而義由義而廣寧漸進以逼之使虜還故穴則有坐而

文滿耳。然是時魏忠賢爲政，無畫一之議，崇煥亦坐口語歸。是年秋，　今上擢，太阿還手，杓前銜遼督撫，卒以媚璫罷。復起袁爲督師。　召對平臺，袁以五年滅奴自任。　上甚股肱倚之。父之遣西僧喇嘛弔老奴喪，往還皆如禮。奴酋亦遣我降丁遺袁土物，致款書用印稱國號。袁諭其去印與國號，奴並無所難，復遣來書奏上。不發抄，語不得聞。大司馬王公洽謂侍郎熊公明遇曰：督師擬與奴款，恐是和之別名。熊詰王公曰：公何以答。王公曰：彼能東出撫順關，還我遼

潘則款與和亦前事所有今失三岔之東則以何地為鴻溝乎是時識者頗訝袁敢欺謾爾爾頓侍平臺五年滅奴之對耶適東江有賫奏官至部熊公密問其曲折對曰奴立其四子為可汗諸子各有部落不能甚和行法亦不如老奴信必魚皮㺚子業已散如今彼中真㺚子獲我遼陽財物婦女各成家計知享用不似往時窮苦狠拚命疾力戰亦藉我遼人為丁不成軍鋒毛總兵新得劉愛塔盡悉其虛裏東江倘得馬萬騎餉百萬奴不難平也于是祟煥屢見之章

疏而我人之奸闌者毋敎奴舍遼闖薊然于文龍不無反顧逗結親束不的爲酉道王崇煥談信束酋以爲款事成將不煩折矢以歸我河東地豈不大快而嫌文龍爲異同巳巳乃僞遊島上佯言觀兵使壯士袖鐵椎椎文龍因劍斬其頭曰此跋扈將軍也文龍死奴諸子勢不得不合則因謀于東酋爲買積糗草郎于是年夏或遣數十騎或三五騎零星渡三汊河我偵者忽不知其所往至八九月間騎漸集孫顏三十六家獨東酋疆餘窮苦無賴奴結其疆者而食其

弱若腐肉之齒利劍無留行也于時 朝議方以淸汰為事薊撫王應蛟奉行失實突以淸餉五十萬聞應蛟以魏璫驟貴因此結 主知鄉前失不虞三屯營兵丁科等脫巾[illegible]烽臺為亂也比事小定應蛟以檻車徵置獄用王元雅代猶主淸汰如故方減額裁伍各營口[illegible][illegible]火器盡失戚將軍初意奴酋遂撫三十六家諸虜于十月二十七日從大安口入守兵盡雖兒逃匿烽火不舉救無知者本路將倅不能敵即削髮降賊三屯營雖設有總兵軍民先虜未至

已逃盡鎮帥朱國棟僅以身殉十一月初一日奴酋薄遵化山海總兵趙率教領副將二員馬兵五千來援扎二營于城南五里龍山之陰奴連扎十三營衆寡懸絕一戰而率教與其副皆陷沒初三日內薄攻城用奸闌在南門大呼曰城已上北城矣城南之人轉瞬北顧則奴兵業有梯而先登者城既陷元雅自殺有鮑承先者于 天啓元年援遼爲奴所擒奴豢之日久遂爲前鋒領精騎三千攻克城堡皆彼爲導師遵化之陷彼請奴子入城收府庫約諸生謁奴如

上官禮女子能華言妄意安民願作謾讕誣天語承先復詒諸生曰秀才不讀書乃守城乎可往西門受賞其人與銀五錢乃生閉甕門遊研殆盡承先于遵紳馬思恭有雅故賈氏亦世官也因緣降奴各受僞命守遵化及抑我師承先領騎四散攻掠馬蘭參將李萬春與承先有雅故被詒降併受僞命守馬蘭遵素富饒奴所掠金銀幣帛悉以車馬駝騾重裝出口併女子年少者咸驅之去而順義豐閏玉田一帶皆望風奔潰所恃爲 京師翰蔽惟薊州一兵道駐焉

州卒視遵差滅劉總督策既固密雲復自密雲往薊

固守禦時塘馬盡䟦羽書斷絕擁部所使偵卒成畏

虜不敢近據風聞遥報遵陷三四日　京師尚無的

據至頗　上親出帑金購死士密往探京營軍皆未

經戰陣無武藝精兵可急使先巳有　旨令督師入

衛以信五年滅奴之志崇煥于是選騎率總兵祖大

壽疾力進路逢劉總兵督于薊庵之去日遣哨零夷

賊我自有決度處置不必以衆禦各訊汛守信地及

奴薄薊崇煥又差人持虎頭數珠銀碰與東酋求其

和奸退兵且上慰安號云奴特來送死耳不足憂時
賊勢大祖帥各兵俱集薊崇煥觀望不出戰　上屢
有　旨責諸將嚴守薊州令越薊西一步劉總督爲
崇煥阻仍還密雲護　陵寢大同總兵滿貴宣府侯
世祿各邊撫至督所素不抑用滿帥彼此俱相忌各
處援兵無紀律沿村搶掠害與虜同被害者鬨援兵
便以爲袁兵云袁部入寇府　上以拒奴急不問也
第責大司馬治偵探不早悞兵機下法司以申左司
馬用懋管部事特廷臣集議須一重臣鎮通州爲

京師犄角為薊門聲援特起舊閣部孫公承宗于家亦慨然就道陛見　上即夜令遍閱內外城壕意留掌中樞次日仍遣往通用初議也或曰閣中有爲其資前到閣任不便者比奴薄郊圻督師在薊不聞堵禦于先又不襲擊于後及從間道先抵都城人情駭異謠言洶洶咸謂督師特爲虜前導也朝紳亦半與之督師不覺以勞疲求入城少休　上心益疑不之許也但遣官犒勞之前一日奴酋已逾三河遍遊十里而陳通城先集撫鎮閱漕各官兵將未有甾屬閣

部作至不辨士馬孰精强倉卒未能遣出擊奴酋遂
逾通直抵都下時十一月二十日也廷臣陳城守方
畧章交公車至是懸簾標木火砲銃石布置森密
上猶慮在事諸臣莫肯實殫心力特 遣中貴李鳳
翔提督京營位其總督居協理之左內外各門皆用
勳戚中貴與文臣協守中貴力持門禁堵塞不開郎
軍機文書亦令縋城出入嗣以狥情怠弛罷協理李
公邦華李在京營清覈虛冒過嚴軍人冒者銜其骨
謗議甚熾頼 上聖明待無他以閩左司馬夢得代

之、　上又夜私幸巡城、上懸簾牽薄不稱、明日遣工部四郎杖　闕下、並張大司空鳳翔下獄、自是人心悚策、晝夜罔敢懈、京城守備甚設、西洋大砲每一發聲如雷震、奴亦遂巡不敢近、然京軍悉用以城守、僅擇選鋒八千、令副將袁信施洪謨統之、擬出城外札營爲護、然亦以孤注未决出、所仗者各邊兵、督師所統祖帥一軍、雖精然不滿萬騎、滿帥侯帥兵各無紀、大山西張鴻功兵抵良鄉、聞賊至、反肆掠逃去、督師見奴勢張、不敢動、滿帥粗朴驍勇、無大慮、然敢戰

邀擊零騎微有斬獲然其騎亦殺且盡奴酋所忌仍在督師二十七日竟突督師營祖帥悉力堵拒火砲擊死甚衆且殲其一頭目督師以捷奏 上特宣進而加慰勞有殊錫期以旦夕剿奴督師意俟援兵齊集一大創不輕發非威且猶二心款議以要城下之盟虜數往鄉村掠食按兵如故 京師內外官咸用前疑復騰謗且有殺了袁崇煥韃子走一半之謠諸勲戚中積不平督師擅殺毛文龍又入民謠咸謂滿師而以督師前奏捷爲欺十二月朔日 上復召督

師暨帥祖廷對面責督師朒縮不戰狀滿帥亦在
上前謾糾督師奸欺昔在薊州何以力阻劉總督兵
不同心擊賊放過韃子犯 京師督師語塞下 詔
獄卽令滿桂總理各鎭軍務不復設文臣經畧祖帥
惶恐而出翌日單城下督師暴繫城上中貴多謾罵
遼東人有二心或飛石擊之祖遂率其一軍東歸過
通州閣部遣石都司招之泣陳京兵咸指遼兵爲奸
細從城上拋石擊死五六人遼兵逃死耳寧隨返信
地束身待罪閣部爲疏陳 上下 旨慰安令立功

自劾、先是閤部初至、以馬世龍雅故請出之獄、復其官、稍稍集其家丁舊部、營城下、閤部慮祖帥有他、則以　諭帖便宜、遣馬帥往追、直抵關、祖帥已開關出馬帥力爲請解、　朝議復用閤部駐關上鎮之、祖帥毋、忠猶識大義、亦大罵祖帥曰、　朝廷有惡汝、今不顧門戶家族耶、我老婦人不能爲汝繫獄、汝作官耶、祖帥乃憣然回關云、當閤部以便宜遣馬帥時、京城人甚語亦洶洶、及報祖帥回關、而後喜可知也、時奴見京城守禦嚴、西洋砲一擊十數里、猝難近攻、思經

我外援已乃移兵之良鄉良城斗大先爲西兵掠空莫可守奴至直入殺三千人遂謀攻涿州　上聞即令樞部發兵往援未有馳赴者幸李總河若星山東巡撫王從義山西巡撫耿如杞保定巡撫解經傳又第入衛故馮輔銓家于涿亦捐貲募人共守會西洋大砲至涿安設城上連發如雷震奴距涿三十里不敢近乃掠固安房山薊州一帶固安令劉伸初亦督兵民守禦甚力厥後不能支奴怒其拒命入城屠戮甚慘伸帶印匿死屍中得免其家口七十人無一畱

者奴至房山城外神廟有道人趨前獻茶因動以先世陵墓东房房民固守陵戶也酋大喜遂不甚加害霸州駐有兵備道先托故他適奴兵至士民恐跳僅存空城門大開酋洞燬不敢入所擄掠子女財物充物于路用騾車輦去從原道趨出口且貌覦京城未肯巳因復返良鄉進發自虜去固安日前各鎮兵集涿者俱巳抵都中左司馬用樞既正樞席因令諸將畫地分營令各摩厲以須而總節制于滿帥申亦聯滿帥四拜滿帥受總理命且半月亦奮欲殲奴自效

則同孫祖壽麻登雲黑雲龍三帥軍梛巷以待先是有布衣申甫者故南京僧畜髮為小人與度僧金聲游慷慨談兵自稱習車戰聲特薦于　上召對稱旨授以都司甫不欲受人節制旋擢為京營副將聽其招兵訓練自成一軍即改聲為御史監其軍措督糧運至是草草造戰車已具器仗糧料如所請乃所募皆燕市游手傭徒十二月十四日自京起行次日將至蘆溝橋奴卒至帥未成列奴騎衝陣後甫與諸兵卒盡陷沒奴則至梛巷滿帥等四營悉出戰頗

用砲擊死彼千餘、實皆我降民剃髮者、奴偽退十里、我兵追擊、又偽退十里、至夜潛兵以進、首劫孫營兵爲進所殺盡、滿帥等始覺、倉卒起敵、各營皆已被奴兵潛入、又燒我火藥、擊我銃砲、煙焰漫散、各亂兵蹄藉不得出、任其遮殺、滿孫二帥皆陷沒、麻某不知所往、或曰爲奴所擒云、時十二月十七日也、初奴偽退時、道路讙言我兵殺奴騎且盡、殘兵無幾、行遁去、京中小民沿街拍手相慶、部科報聞、 上傳吉云賊夷殺許須探諜精明、不得但據道路之口、逾日偵知始知

中市一軍廿沒滿帥等四營全潰尚未審奴之去向也奴前掠畿旁州縣時老營仍劄南海子遊騎往來不絕多出沒西山煤運中斷京城煤價每斤至十錢柴半之小民艱于舉火且藥局暨倉塲屢火不無奸闌歲底刑部獄囚更燬房逸出思逞使奴酋尚在郊圻事且叵測在京小夫愞臣之徒憒耗不知所爲試不幸作大馬決而已中外邸報俱壅閼不通各省巡撫選兵入援多中道奉　旨罷惟甘肅巡撫梅之煥萬里入援次年抵京坐兵噪罷歸爲總兵分過甘遣

時全倚　聖主如天之福奴都督阿卜泰感病思歸
遂援營而東數日而京兆遣人探知始出示安民云
上亟　命該部禮郎陣亡殉滿孫二帥遺宗伯致祭
令京兆掩骼埋胔仍責職方兵垣查郎不早籌緞視
事申甫所募兵八千僅存隨金聲押運者七百人而
巳中貴謂其費金錢鉅萬師徒撓敗與熊聲聲亦
上書自劾　上以甫本念亦忠仍宜從卹于聲那之
責也奴之東行騷漷縣近郊至張灣燒盡守東糧艘
入灣城殺三千餘人擄掠子女衣帛踏河氷就裝上去

往香河寶坻寶坻令史應聘有知畧聞奴來即于各
神廟暨鄉紳家素有青黃蓋若干張置城上又令人
扮丐者捱近奴營俟其詰問詭稱各鎮將領入京適
集此奴遂不逼徑往永平時陝西及延綏寧夏各總
兵奉 詔勤王兵具列城外無岀統科臣請復 詔
設經畧部院 上因新遵撫梁公廷棟 召對有條
理 命之總督申司馬以不稱罷微聞武臣中有不
樂文臣節制者密疏于 上乃晉梁本兵而擢馬帥
爲總理發延綏總兵吳自勉保定總兵曹鳴雷先在

薊駐防截奴歸路馬帥方自關上率兵五千人入京

途遇西護軍者用砲擊殺斬百餘級稍奪回輜重

子女入城陛見　上重加賞賚仍命其亟趨關寧馬

帥遂于庚午正月初二日　陛辭北行初三日報奴

入永平境遷安令投降文日設餞郊外郡有白養粹

者備兵關原道時與奴有雅故獻永平城率百姓鼓

吹迎奴入矣馬帥阻不得前進仍與吳監軍御史阿

衡駐薊奴既拔永遵二城大隊直往關寧我兵巾幟

聲息莫通所幸遼帥祖大壽前受慰撫捧　詔感泣

巳率銳士入關受闖部指揮疾力戰奴死砲下約去七百遂不敢前關門賴以屹立又劉興祚即劉愛塔先入奴巢爲壻跳歸東江後至關帶有健丁路仲與酋直亦擊殺數百人身竟被創死又永平屬昌黎令左應選係晉人殫力果毅督兵固守其邑酋攻圍七八日疾力沛梯欲登多被矢石擊死竟不得志去第益兵往遵化護輜重從原口出大隊仍駐永不京營副協理劉之綸原以庶常請纓者 召對時稱旨感恩欲自効嘗奴退時奮勢請領兵追襲除日離京

沿途值奴零騎亦有斬獲功至是與馬帥迎剿薊東籌度前進奴以婦女爲間諭之曰遵城空可襲也因進兵誤入奴伏中狼狽失據全軍皆沒馬帥僅以身免奴復欲旋師逼薊幸劉城斯堅各鎮援將如延綏保定皆名宿方大任以巡關遼撫薊亦極力支吾而總兵楊肇基率孤軍進三屯城守路將金日觀輩亦間復當路墩堡奴二三月後東解奴馬不甚利其四子擁大隊漸次從各口東歸我師不能邀亦不能知也況夏天漸熱其守永平與遵化者眞酋不甚多

害我人白氏賈氏者爲之建翁候中行之策刼百姓僞守耳　上乃決意命東西合勦至五月十三日祖帥提遊兵丘禾嘉監之總理馬帥及劉帥朱佐亦提兵往奪勢奪灤州用西洋砲打死城上人碎其樓堞死戰祖帥度惡攻死鬬勢必兩傷乃闕其北面之圍暫休我師彼勢窘當必宵遁伏兵邀之當路是夜果遁明日復灤州祖帥功居最永平首偵其故遂大殺永平人尸塞路亦遁遵化遷安諸縣爲奴守者不三日而開風披靡盡恢復薊督張公鳳翼與楊嗣昌

自勉王威楊輿監川兵者劉可訓秉灤州勝勢如破竹與有功　上喜大賚閫士晉內外文武功勞爵蔭先是繫失事與援軍無紀律者總督劉策巡撫耿如杞郭之琮總兵張鴻功侯世祿各論斬戍有差繫獄中旗諸叛人如賈馬韋蘇袁崇煥于市以正其主款通虜開門揖寇之罪誅賞赫然立限督撫完繕當路塞以一中貴人與一御史視工晝夜有程課涉冬邊堅堠設將勇士屬通昌薊密關永等處增設文武重臣陳利兵而誰何虜幾乎怒形而千里竦威振而戢

物伏者微　上英武素定廟勝之冊不及此諸臣敢佻天為巳力耶（前本從信錄後皆熊司馬青玉堂集）

黃太穪策曰讀詩至六月之章云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意謂此夷狄深入內地之始漢文帝後元之六年冬匈奴六萬騎入雲中上郡烽火至達甘泉以唐太宗神武初平內難突厥頡利亦以其年進至渭水便橋之北宋則景德澶淵之役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其在我朝　世宗肅皇帝庚戌虜循潮河川南

下至古北仍從間道踰嶺潰墻入突犯京師掠十餘日遁去併昨歲逆奴犯順輙蹂躪遵永良固之間葢自漢以來凡五見云盱衡論之唐貞觀尚矣從六騎挺身出徑詣渭西與頡利隔水而語遂以成盟御如御風還如收電此以人主而躬總將帥之事千載一時者也漢得良將次之宋得良相又次之漢雖發六將軍備胡霸上棘門直兒戲耳獨一周亞夫亦非著有斬獲功會天幸虜自遠塞故當次唐若宋人且以萬

乘之尊爲之孤注恭惡矣寇準誠負社稷功而所畫策已不盡用金繒歲幣遂爲千載禍端當復次澶淵雖然後之爲相有能如準者乎其爲將有如亞夫者乎豈惟不能抑亦不敢乘輿且至矣而壁門不啓羽書狎警矣而飲博自如韃慢欺忽勢將操文畏議其後何功之圖即禍且不免則非獨非將相賢也當時人心近古紀律明議論省固非後世可幾者乎庚戌之變相太專將太狡饑狠黠鼠互相影藉賴

肅皇帝如

天之威靈薄言震之而有君無臣故其效遠不
逮漢宋然以視今日何如也庚戌縱三衛勾虜
今縱東夷奴其嚮導同庚戌虜攻薊佯綴我師
而別以精騎出師後今奴亦越寧錦而別從大
安龍井入其道徑同偵候不力莫知虜遠近多
蒙其耳目同入援兵率驕蹇易潰因而肆掠其
調度同大司馬得罪諸法吏屢繫請室而別出
罪帥于縲絏中其賞罰同所殺傷人畜羸數百
萬其劫數同虜既遷延思遁莫能一大創之亟

徒尾護其出剿所餘零級爲功其始末情事無弗同者然曩僅十餘日近則臘轍內地久之矣曩順義懷柔三河昌平薊州邑村落雖殘未甚也近則名城坐隳幾乎易客爲主矣曩諸道兵聞警疾馳不數日壁城下者遂可得五萬餘而近則爰居爰處甚或委而去之矣曩人心未敗近有辮髮餅褂見于士紳者矣曩所召募猶近畿諸道六郡良家子也近徵發偏海內矣相去八十載故老尚有存者云事事遠類庚戌事事

遠不逮庚戌所恃　皇謨淵塞　神威雷暢眞步武　肅皇一時文武諸臣亦非有專如其相挍如其將故楊守所之誅未行而趙貞吉之策數進按臣疏通之畧雅廸王忭而農部給餉之斂亦復險勝李剏北此數端差強人意耳若乃其釁端厥始天時人事之乖錯頗亦有可論者使高臺壘不齊盔樻束未必不坐困使鋒臺兵不汰明哨暗哨諸賞格科條不槩從裁惻奴未必遽抵遵卽抵遵亦預有以禦之不至遽陷

卽陷而朝端亦應疾聞之不致疑存疑陷者數日如在夢囈中使閩寧將吏初得報卽厚集其駹銳騖舉電馳邀擊要害不備惟以七千人蹀蹌就道奴未必遽越蓟而西使島帥不擅誅虎穽穴羆搏其子奴亦未必不內顧使滿帥不虛冒重銜早設一文臣總其師中權後勁勢相犄角卽遼人不至自疑奴卽驟銜之未必立敢逮奴既踰蓟穴遵使蓟密三屯諸帥悉仝心戮力潛師邀躡之遵未必不卽復或曰驟躡之無保

他虞協樞之覆業見于前車矣是不然夫奴之謀遵也不如其謀永甚遵寡叛民而永率叛吏也遵彈九眾于而永且踰有數邑一州也又遵經焚燬之餘永無恙也是則復遵易復永難今以溁河一戰關兵遂易其所難而謂友將驕兵符在手發事驅除及難其所易者無是理也且使諸帥果同心戮力俯協樞未必即覆於戲禍患之作　天之所以開聖人也天將有以開之其勝負倚伏類有出人智力之外者故或以多外

懼以興或數游也以始誠爲漢計與其募南無王庭海內虛耗寧烽火達甘泉焉可也誠爲宋計與其澶淵既和之後東封西祀用天書而告之也寧夕夕告急焉可也用一突厥頡利耳貞觀初年刑白馬與盟渭橋之上而其後遂俘送京師未央開宴躬自起舞太息知其小喜也非所以驕之耶烏知夫四郊多壘之不即爲福耶非姑嘗試之耶且夫兵之爲道可知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睹使其君臣上下常若有好大

喜功開疆闢土之一念橫其胸中殺機內動沴
氣上騰固亦天地神明所弗福也數年以來
皇上實不務焦勞惓惓以救民水火之中爲急
謀意有當事之臣議而中焉得肆爲誇張誕謾
之談于是乎陳以五年爲期餉以五百萬爲率
馬騾芻豆衣裝器械費復稱是盡天下之意嚮
精力悉驅而歸之復遼兩字而後已　廟堂舍
是若無復政刑臺鎮舍是若無復議論外之藩
臬守令舍是無所爲撫字催科併山林草澤章

縫蹈洼之流舍是無所爲功名富貴其究也馴
至兵連禍結民怨神愁遼尺地不可復　畿輔
生靈漂血僵屍流離載野而當事之臣卒亦躬
罹其禍間嘗以往史徵之自古及今未有人臣
好貪功恐殺爲天下先而禍不及中者也漢御
史大夫晁錯大行王恢其證也夫復遼之名非
不見爲甚美即我　皇上所爲宵旰圖維强兵
富國惓惓欲救民水火之心亦非不甚見于天
下然而兵一動不可復息財一匱不可復生如

火焚林如水决漏淼亦其勢所必至而娴畏惡避慈復惡薊避惡不得巳驚士馬糸錢精銳嗇血悉輸之避薊慈復安從輸哉世豈有不涸之源常儲之蠓女者哉兹何時也安酋負固于黔滇海冦披猖于閩粤流賊鴟張于關隴蓮妖蠢動于青齊椎埋鼓鑄說劍造謡所在生心近中州山右之間又復見告畿東數州郡之瘡痍拊循既未可卒復省直入百萬之加派雜項既未可卒蠲而兼之援卒驛騷京畿四出舊欠新逋

雖然並徵即有冰旱盜賊轉徙流亡之患宜下敢議題蠲民不敢希賑恤息擣閭以戢窮困擾所可爲過計深憂者恐不在薊遼而仍在窮簷之內也以愚度之遼自河西抵關外遼遠七百里而遼奴則既脫其地棄以餌我我即不復彼亦不爭遼固無慮也聞奴謀愈狡逆復棄其南衛東山老寨千餘里而徙築遼陽舊城其地距瀋家口諸處不五日可至則犯薊寔衛此道是則薊之可慮更急于遼抑奴運亦何常之有勇

怯覘部落盛衰覘畜産去來逆順覘中國堅瑕
奴寬亦無能爲也卽如昨歲者祖帥東歸遺戈
滿地斯人心震懾之一時也而卒之　明效驗
須旋乎感泣滿帥戰北聚骨成丘斯又人心震
懾之一時也而卒之狂謀中折旋就敉寧外有
强敵臨門之警內有逃潰擾市之驚于夜紛紜
訛言四起斯又人心震懾之一時也而卒之搶
攘于俄頃之間旋亦帖然底定于以知　皇上
恩深　則時稱大發爾逆氣　天厭之久矣夫

其越閩寧而不知防得永遵而不解守畏遁豕
而不敢攻攻寶抵昌黎而不能下孤軍深入捆
載潛歸漁色甘溺窮酗恣殺吾以知其無能為
也彼傷重創巨固鼠竄非敢再圖即不然度以
一丸泥斷塞之足矣故為今計除修邊墻復臺
卒激澄將吏簡練援兵構求屯鹽諸寔著急著
為所當舉行而此外亟願我 皇上追懲往事
固結人心慨然明 告天下以休養生息數十
年然後為一舉萬全之師是則禦戎上策竟以

漢文帝爲正唐仍次漢宋仍次唐太宗之神武
不如文帝之恭儉而後之爲臣子者即其善斷
如準持重如亞夫終亦不可忘李文靖富韓公
老成憂國之意捷夫內備既修兵威既振事一
來不可復失則惟靜以俟天將之自至而已矣
夫以庚戌之横也不二紀而俛首稱臣稽首納
貢享五十載清寧之福夷德無極虜運無終茲
固其天亡之時也　聖明在上恩請歲六月之
歌而嗣賡爲九如以　獻